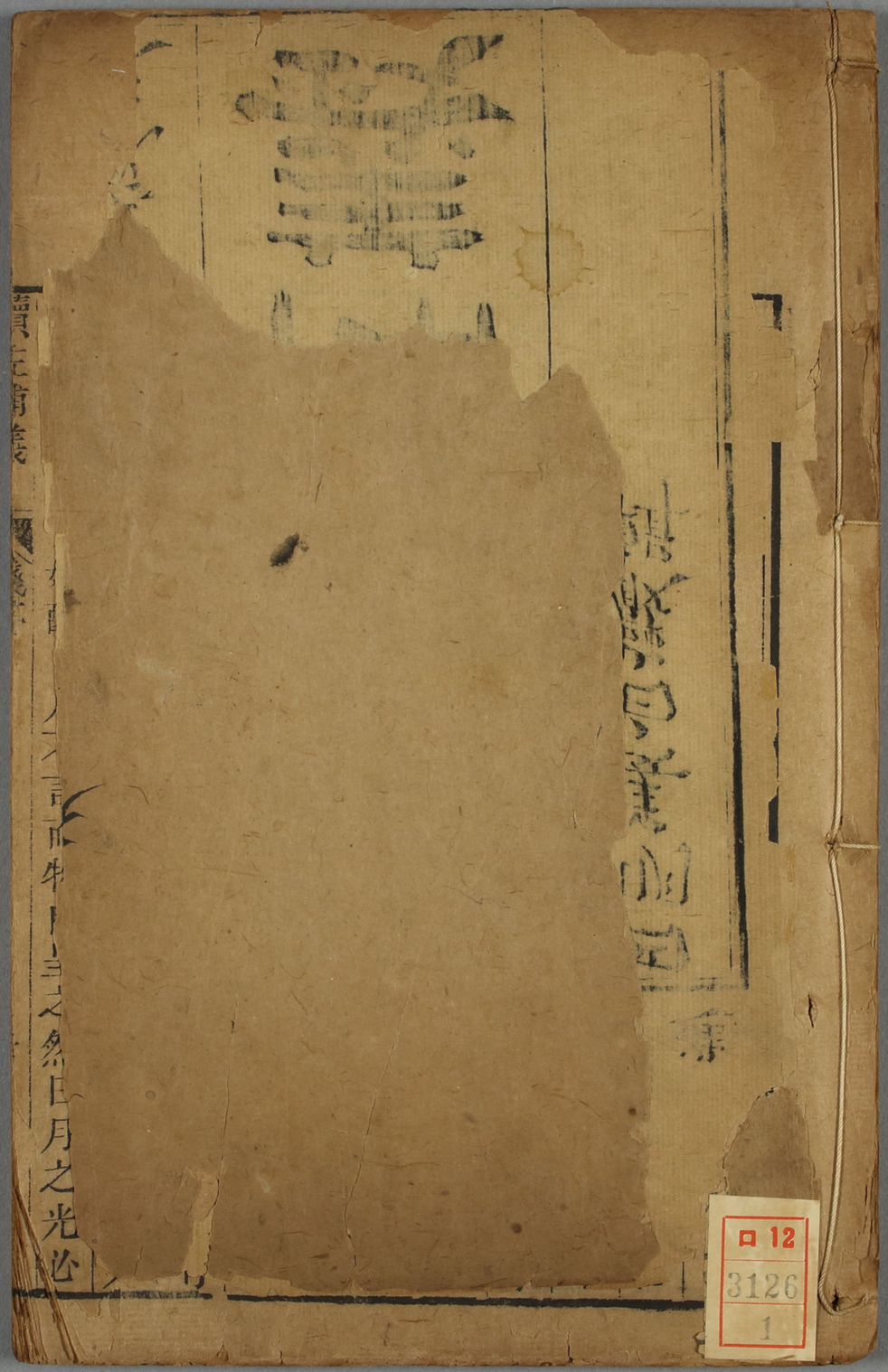

ロ 12
3126
1

進呈 御覽 採入四庫全書

四明姜白巖輯

讀左補義

蔚文堂藏板

故 [illegible]

序

詩書聖人教世之書也春秋聖人治世之書也教則從乎言而治必按諸事教天下之公也而言即聖人之言治亦天下之公也而事非聖人之事言即聖人之言故言在即教在事非聖人之事故事不備即治不彰何也春秋之法遇事直書善惡自見而不能無筆削必有削乃有筆故欲探春秋之意者求其所筆不可得參觀其所削而知之矣若是者舍左氏無由昔止齋陳氏之學深於春秋獨宗左氏爲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作左傳章指樓鑰序之以爲自有春秋以來所未有可謂知言矣竊嘗譬之於只 日月之光 無所不燭物失好醜日月不言而物自呈之然日月之光必

自其麗於物而始見左氏其光所麗之物也光之所麗又必有其所不麗者而借之以呈其象左氏又其光所不麗之物也而世之攻左氏者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夫左氏之言固有過誇且失實者然觀其言當思其所以言而推見其不言之隱且吾所取於左氏者謂能備其事而可循是以求聖人筆削之跡也非即以左氏之是非爲聖人之筆削也癸未之秋余試金華姜子白巖方主蘭谿講席試畢來謁問所爲曰有讀左補義若干卷未及卒錄敢以前數卷先余未及觀及下處州中途無事乃悉讀之反覆數過歎曰姜子之善讀左也夫左氏之書遍二百四十年之書爲一篇者也其脉絡貫通本末咸備讀者類能知之若其離合變化以斷爲續以抑爲揚則有不得盡知者矣姜子之讀左也通其言并通其所不言其言在此而意在彼與言如此而意不如此者皆一一深思而得其故而要以是非不謬於聖人爲宗學者循是而探索之而聖人筆削之意乃可窺也則謂自有左氏以來未有此書可也爰序數語寄之以亟索其全帙

友人錢維城題

讀左補義序

春秋因魯史以示義而發明春秋之義者則自左氏傳始左氏聖人之徒也身爲國史親見策書因博採列國之記載薈萃爲傳以發明春秋之大義使聖人之引而不發者昭然於簡策間班氏所謂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然則卽事爲經者聖人之義也論本事而爲傳者左氏發明聖經之義也皆不欲空言說經也後之學者以實事爲空言譁然於一字之褒貶曰此春秋之例也始求於左氏而義不可通繼求之公穀二家而不可通者愈甚則又自爲一例故釋例之書不下數十家例愈繁而義愈非用此例以詠人又用此例以賞人朱子所謂大類後世舞文弄法之吏之所爲

而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抑知春秋無例左氏亦無例或曰左氏言例詳矣杜征南因分爲正例變例而謂之無例可乎曰傳之例皆史氏之舊例非左氏自定之例也傳曰來告則書又曰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豈作春秋時告於夫子乎曰辟不敏者豈夫子作春秋而辟不敏乎傳明言例之受於史官矣蓋史官之例有五有舊典禮經至春秋而猶有存者例也卽義也有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則名存而實亡也有魯史自相傳受之例則得失參半也有覇國更定之例則勢利爲進退也有魯君臣私意自定之例則詳畧無定理也其例本於史氏其義不可深求而杜氏謂凡例皆周公之禮經變例皆聖人之新意則謬也或又曰左氏炎不直指聖人之義曰不敢也春秋本朝之史宗國之書聖人但記其事以明王法未聞顯斥當時之君相而誅之猶且自聽於知我罪我而謂左氏敢乎哉或又曰史氏之例既未可以義求左氏何弗去之曰若盡去之則學者寘以爲聖人手定之例而其誤轉甚隱桓以來兵加於魯者君大夫將皆稱人至文十五年稱齊侯襄十七年稱齊高厚小國之君忽伯忽子會盟之序忽升忽降秦鄭曹邾皆伯爵而或書大夫或不書大夫蓋史不一人則文非一手事非一朝則史非一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及書爵書人書國書名書族去族之屬是非或謬於聖人曾聖人手定之例而有此而卒不一爲之刊正者存其文也紀其實也著其失也左氏臚列

史氏之例而瑕瑜各不相掩使學者深思得之夫然後不得
混於聖經之義乃所以發明聖經之義歟嗚呼春秋非聖人
不能作之非左氏不能述之作之者卽事而爲經述之者論
本事而爲傳事舉而義存焉豈徒以其文而已哉後之躁心
嘗者嗜其文而不求其義而好學深思之士又爲例所蒙并
其事而疑之毋乃與傳經者之心相刺謬乎因成讀左補義
五十卷且志其大畧弁諸卷端俟識者正焉
乾隆三十三年歲在戊子余月穀旦白巖姜炳璋石貞氏書
於石泉縣署之字民軒

序

春秋史而經也左傳史而翼經也其義一也始前漢諸經立
學宮公羊穀梁各有博士而左傳不與張蒼獨好是書賈誼
劉歆之徒皆傳其學而集成於杜預其後諸家紛起穿穴揚
搉殆無遺蘊然而或長於經或長於史分門別戶不可合幷
而得乎以史翼經之義者或已渺矣且夫左氏非一家之學
也上自天文下及地理中合禮樂兵刑陰陽聲律巫醫卜祝
之流胥綜核而條貫之而要領則在乎發明經義此吾友寧
郡姜君白巖先生讀左補義之所由作也其書詳考於兩漢
以後歷代諸家之說而搜羅也富研練也精折衷也當多暢
前人所欲言而發前人所未發者於是乎傳之義明而經義

大著寧化雷翠庭師督學兩浙嘗亟稱白巖之經術于耳熟白巖之名也久師亦嘗稱于於白巖神相契者已數十載而獨不得一晤君把臂上下議論也已丑白巖與其徒毛君寅谷來越于得晤君因出所著示于于曰此眞得乎以史翼經之義者矣寅谷復於白巖所未言者發其緒餘是白巖既於傳補義寅谷又補以文家之法而左傳乃更無餘蘊鈎左氏功臣也天下後世不乏力學之士必有能信好是書奉爲枕秘者豈獨于也乎哉山陰同學弟張嗣益頓首拜序

左氏之傳春秋以經爲綱而傳爲之目無傳則綱舉而目不張傳之所以輔經也左氏學於聖人發明聖經之旨而不失聖人垂訓之義故三傳皆有功於春秋而素臣則獨推左氏漢魏以來學左氏者劉賈之後繼以服杜至隋而杜獨行服義遂微杜蓋以例釋左其說有正例變例非例之分而爲例之情又有五自是言經傳者鮮不循其涯涘矣姜子白巖獨以爲聖經無例左氏之言例從舊史氏也杜氏舍其義而專言例以致是非或謬於聖人非左氏傳經之義也爰作讀左補義一書因傳以釋經援經以立義發其微於博記之中會其神於文字之外如交質之發明春秋托始桓王之義如諸

侯赴告稱名之引舊典如仁而不武之謂鄭靈不謂歸生如齊懿之死由於公子元不在邴歜闉職諸如此類意爲創見理極自然所謂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吾蓋於白巖見之春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而讀左一書則由目泝綱而無不相合此眞發前人之未發深得左氏之義而闡聖經之微者也豈徒据摭衆說等章摘句自號一家之書已哉是不可以不序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孟夏長洲彭啟豐序

刻讀左補義例言

讀左補義一書吾師閻發先賢釋經之義意詳辭簡其中用杜者什之六七先生嘗曰杜解精確處一字一珠在後人更張百變細按終不可易故用之獨多杜所未明採之孔疏疏所未顯採之諸說或稱某氏或稱某書友朋相遇輒爲商榷一言之贈亦著由來諸說未明補以己說用按字別之其不載姓氏者皆杜解也

春秋無例左氏之例原非釋經故凡杜氏云見某例者刪經傳解復見者刪有無待註而自明者刪有戾經旨違傳意者並刪杜於地志水道最核今姑畧之一遵　皇輿表便人易曉也東萊呂氏著博議集傳傳說數種并文集中雜

記今引用者並稱呂說趙東山作補註中有陳氏曰者採
止齋之說也與陳後傳小異而大同其左傳章指則未之
見今統入陳傳以便省覽篇中兩說並存備參考
者已折衷於綱領也
是書起事於乾隆丙子二月至丁丑五月中輟先生初有事
於詩經脫稿未經抄謄復加訂正至己卯竣事庚辰理春
秋舊業祇有總評未遑及註疏也癸未掌教蘭江書院示
諸同志次君塭侍因抄其總論若干卷就正芝庭稼軒兩
師皆謂自有傳以來未有此趣卒業因命隨傳釋之而附
評論於後甲申先生謁選入都長嗣埭從得蜀之石泉
縣此書嘗行篋中至邑百廢具舉暇則談經長君復取前
稿續鈔凡註中有按字者皆先生指授而兩嗣手錄者也

就稿購書人繕寫遂有清本焉戊子先生謝病歸象山過
郡昇力贊此書之成明年奉先生居越之山寺先生寢食
其中增刪稿本時張百斯先生相過從商榷明年至昇家
同人重集又易稿至壬辰而書成

是集引用說春秋諸家書目一百數十種已刻於徐氏通志
堂見於朱氏經義考可覆按也其在二書外如王子長左
翼按經義考云烏程王震作左氏參同四十三卷又別有
翼王氏左翼未詳其名今按震書名左翼無參同名實一
書也薛文介三省字魯叔春秋辨疑萬充宗斯大春秋隨筆學禮質
疑何義門焯讀書記朱可亭軾春秋鈔方望溪苞春秋直
解通論比事目錄義法舉要徐健菴乾學讀禮通考董次公
守諭左傳簡秀姜上均兆錫胡傳參義仝謝山祖望經史問答齊

河洲周南春秋傳質疑及無名氏管見 於李友立櫝得管見止隱桓一卷無名氏今李下世無由質之十餘種也

詳義畧文是書之旨恐學者專以文求而義爲之掩也昇謂使絕不言文無以厭讀左者之心請用評文之語細書其端如選家例何如先生曰吾老矣而有志而其爲之昇勉承師命因藉之諸選質之同人參以已說開有餘文剩義亦時補綴之而折衷於先生時汪友素山出其尊人雨亭先生仁湾左評相示融會馮天閑周聘侯二家之長書中多所採用鈔成先生喜曰是亦讀左者應有之事也是書初意藏諸家塾昇以爲先生十餘年之精力萃於此書自當嘉惠後學諸同志遂伏助開雕至癸巳而竣事先生下榻舍間者十年癸酉同領鄉薦明年先生成進士昇違講席者幾二十年今復侍側得與參校之列誠幸事也因識其顛末如此云

受業毛昇謹識

同學黍閔姓氏

倪承寬 敬堂 仁和
朱筠 均竹 大興
茹敦和 三樵 會稽
宋鑒 半塘 安邑
湯蒓棠 少舟 仁和
雷定淳 薰畝 寧化
齊世南 蓀圃 天台
范永澄 半村 寧波
屠可堂 雁湖 鄞縣
徐本禮 秉之 寧波
紀昀 曉嵐 獻縣
范家相 蘅洲 會稽
宋弼 蒙泉 德州
彭紹觀 鏡瀾 長洲
任基振 養拙 高郵
魯仕驥 絜非 新城
鮑吳條 南有 餘杭
曾一貫 載誠 邵武
柳秉禮 承敬 蘭谿
呂儀表 人特 梓橦

蔣學鏡 娥埜　鄞縣　盧鎬 月船　鄞縣

董秉純 小鈍　鄞縣　史節音 篛帆　象山

萬維韈 楓江　嘉善

後學參閱姓氏

王鋼 立夫　鄞縣　林學本 樹滋　鄞縣

汪國 器卜　鄞縣　邵寶階 庭芝　杭府

邵墪 安侯　鄞縣　袁鈞 秉國　鄞縣

門人參閱姓氏

董秉鼎　鄞縣　柴可安　鄞縣

李立櫝　鄞縣　倪沛潮　鎮海

魏登龍　寧海　林鈺文　蘭谿

張應鵬　漢州　馮學颺　鄞水

馬士進　渠縣　李思理　新繁

金渭　鄞縣　倪象占　象山

周灴南　象山　王播　江油

張郡獻　浮山　段烈　石泉

毛政　寧波　陳琦　鄞縣

岑元鈞　餘姚　宋嗣燮　鄞縣

林士蓮　鄞縣

後學挍閱姓氏

倪沛綸　鎮海　毛忠棠　鄞縣

洪桂芬 俱受業　鄞縣　宋肇經　鄞縣

黃定豐　鄞縣
盧雲鵬　鄞縣
盧雲鶱　鄞縣
毛忠勳　鄞縣

讀左補義目錄

卷之首　例言　綱領上　綱領下
卷之一　隱公一　元年至四年
卷之二　隱公二　五年至十一年
卷之三　桓公一　元年至七年
卷之四　桓公二　八年至十八年
卷之五　莊公一　元年至十六年
卷之六　莊公二　十七年至三十二年
卷之七　閔公　元年至二年
卷之八　僖公一　元年至七年
卷之九　僖公二　八年至十五年

卷之十	僖公三	十六年至二十二年
卷十一	僖公四	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卷十二	僖公五	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
卷十三	僖公六	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
卷十四	文公一	元年至六年
卷十五	文公二	七年至十三年
卷十六	文公三	十四年至十八年
卷十七	宣公一	元年至七年
卷十八	宣公二	八年至十二年
卷十九	宣公三	十三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	成公一	元年至三年
卷二十一	成公二	四年至十年
卷二十二	成公三	十一年至十五年
卷二十三	成公四	十六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四	襄公一	元年至六年
卷二十五	襄公二	七年至十年
卷二十六	襄公三	十一年至十四年
卷二十七	襄公四	十五年至二十年
卷二十八	襄公五	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
卷二十九	襄公六	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
卷三十	襄公七	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
卷三十一	襄公八	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

卷三十二　襄公九　三十年至三十一年
卷三十三　昭公一　元年
卷三十四　昭公二　二年至三年
卷三十五　昭公三　四年至五年
卷三十六　昭公四　六年至七年
卷三十七　昭公五　八年至十一年
卷三十八　昭公六　十二年至十三年
卷三十九　昭公七　十四年至十七年
卷四十　昭公八　十八年至二十年
卷四十一　昭公九　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
卷四十二　昭公十　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
卷四十三　昭公十一　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
卷四十四　定公一　元年至四年
卷四十五　定公三　五年至八年
卷四十六　定公三　九年至十五年
卷四十七　哀公一　元年至六年
卷四十八　哀公二　七年至十二年
卷四十九　哀公三　十三年至十六年
卷五十　哀公四　十七年至二十七年
讀左補義目錄終

讀左補義卷首

白巖　姜炳璋　輯

綱領上

春秋書法有義有例有定者義也故定哀之微辭即隱桓之大義無定者例也故隱桓之定例非閔僖之成法左氏魯史也其所稱凡例前史所傳於作傳時復即事而類推之使學者考見其得失而但於叙事中發明聖人之義也史官之例合五因約畧指數以例其餘

一西周舊典九則周公制禮手定典章宏綱細目皆備太史內史小史

外史之屬遵而守之大雅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東遷後猶存什一于千百史官紀事爲成例焉

春秋踰年改元卽位葉石林曰有喪次之位有南面之位喪次之位所以繼體也一年不二君故雖卽位未成其爲君也見羣臣于寢門之外天子稱予小子諸侯稱孤是也南面之位所以朝羣臣也曠年不可無君至明年正月朝朔廟見以所受命者告而稱元年是也白虎通德曰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卽位改元而未嘗號令也三年除喪乃卽位踐祚南面朝羣臣稱王以發號令也兼此二說其禮始備胡傳謂凶服不可以入廟引伊尹祠於先王爲冢宰攝行之證然曰嗣王祇見厥祖豈得謂尹攝乎朱子曰他事可攝卽位不可攝也

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猶以爲已私服此定論也告廟之後仍反喪服諒闇三年三代同之春秋頃王求金于魯不稱王使宋襄在喪出會稱曰宋子其西周之舊典哉（又既葬稱君當時之亂制也詳見僖十年）諸侯薨以名赴於王卽述赴於王者以赴同盟春秋告終稱嗣以名赴猶古道也故夫子存之也（詳見隱七年）

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書天王崩乙未書楚子昭卒甲寅距乙未四十有二日矣繫於十二月則問也喪不數閏史因而不書閏禮也故夫子因之也成三年新宮災三日哭新宮宣宮也三年喪畢而後新主入廟亦猶行古之道也

春秋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卽位不行卽位之禮無可書也卽位而書于策者舊典也其不書者禮之變也隱之不書攝也

莊閔僖則繼弒也桓宣亦繼弒而書卽位自同於遭喪繼立者不以弒告也然踰年朝正改元則無異夫朝朔之禮行于正月則爲朝正行於常月則爲告朔不獨卽位改元而後行之也（詳見文六年註）僖五年傳曰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爲告朔之禮登臺爲日至之禮皆舊典也至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月以閏非常月故闕其禮公之惰也十六年書公四月不視朔則公疾故也而魯廢告朔遂自此始然而文以前皆告朔可知也文以後亦非遽廢告朔也至哀公之世而餼羊致慨允然告朔廢而朝正則十二公行之故襄之篇書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諸公在外闕朝正之禮者不一也特於其尤甚者存一事以示法且以見在國之未有不朝正也若卽位而朝正改元則王朝列國皆行之又不獨魯爲然也

春秋之世惟桓王親將伐鄭三國以師從雖一敗不振然不可謂非天討之正也諸侯黨衛朔而伐黔牟王入子突救衛雖無補於衛然不可謂非救無辜伐有罪之師也齊桓伐宋請於王王以單伯會之雖志在圖伯然不可謂非司馬臨戎之制也王命伐衛敗其師雖受賂而還不可謂非元侯受命之舊也晉之文襄徵兵討貳未嘗請命於天子厲公伐鄭始以王臣會楚彊而伯不足以制故假王命一諸侯以伐之也然不可謂非周室聲靈之猶故也僖公二朝襄王不於京師非其地矣然志在於朝不可謂非朝王之舉也成公一朝簡

王於京師禮也而志在會伐并不得謂朝矣故曰如京師而已然不可謂非愈於如晉如楚之屈辱也王人而下盟王臣而見執諸侯之放恣也然史猶以內辭書之如書會伐書會書執書至書卒皆同內大夫不敢外王朝而言周不可謂非大一統之義也昭之篇大夫城成周諸侯不躬親傲矣執人於王都悖矣然不可謂非列國勤王之舉也敬王入于成周晉定觀望五年而納之其罪多矣然不可謂非諸侯敵愾之功也若夫莊公敗宋而遣使弔災僖公援楚伐齊取穀而不廢喪紀晉士匄伐齊而聞喪而還楚郤宛伐吳而聞亂而止雖功利擾攘多行不義然不可謂非古道之在人心也即以爲西周之遺意未亡可也

五等諸侯公侯伯子男書皆稱爵也春秋朝聘會盟之國宋爲公晉齊衛陳蔡邢紀滕薛杞鄫爲侯秦鄭曹穀滑北燕爲伯吳楚徐越莒鄫小邾郳鄫沈胡頓爲子許宿爲男此三十四國最著者鄫小邾封於周襄王之世餘皆西周舊國也其後侯爵而降子降伯矣子爵而稱王矣降爵猶可言也僭王不可言也然而春秋之初杞與滕薛雖弱猶以侯書荊强猶以號舉也至荊改號楚始稱人及陵夷日甚降爵者如其自降之爵而楚吳越三强國即進而稱爵一稟周京之舊而褫其淫名舊典未亡其大端也若五等以下爲附庸附庸不得謂之諸侯胡傳附庸之君例稱字據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文也杜解附庸之君例稱名據莊五年鄑來來

朝之文也董子曰附庸書字者三十里書名者二十里其或然歟故蕭叔書字介葛盧書名其殆舊典歟

諸侯不生名諸侯之世子稱名故僖七年甯母之會書陳世子欵鄭世子華附庸之世子稱人故桓十五年書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君生世子必書而不以太子之禮舉之則否故子同書而子惡不書也世子猶太子也後儒以誓于天子爲世子則楚商臣書世子矣未聞楚人而誓于天子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繫之公者不必太子之母弟尊在父也即母弟亦繫之公統于公也二語本辨例其云庶弟不得稱弟者先王爲立儲言之如景王既崩大子壽早卒悼王爲母弟而子朝庶孽矣蓋周之舊典也春秋諸侯母弟稱弟以其任用而見經者皆母弟也行葦之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苟知有母弟之親而不知有父程子以爲禽道也豈先王之典法哉

王世子不名如首止之會稱王世子是也王子稱字如王季子來聘是也必見殺相殺而後名如弟佞夫王札子是也爭立則名如王子朝是也王朝必冢宰而後兼稱宰如宰咺宰周公宰渠伯糾是也王朝大夫稱字如南季仍叔家父榮叔叔服是也傳稱內史叔服內史於周禮爲中大夫吳氏曰王朝中下大夫四命無封邑者以字配氏也王朝之士稱名如劉夏石尚是也而王朝卿大夫並稱王人如翟泉之盟王子虎稱王人則知救衛之子突稱字大夫也謂爲下士之微而

嘉之不知嘉其救衛不在稱字也畿內諸侯卒不稱爵從天子之告命爲文如王子虎劉卷是也葬則舉謚稱公同於諸侯也王臣之見經者祭伯凡伯毛伯召伯單伯尹子劉子單子皆畿內之卿而或以爲大夫者非也

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尊無與敵也其嫁女於諸侯亦然逆后使卿公監之逆書后重天子之命歸稱字申父母之尊也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故紀季姜以主婚書尊天子也諸侯之娶元妃以共粢盛納徵曰納幣逆夫人曰逆女至則稱以夫人某氏至有姑稱婦某氏而未聞親迎於其國也程子以爲躬逆於境內之館卽禮所謂冕而親迎也春秋諸侯有躬自納幣親迎於其國者則莊之於哀姜過也有逆不以卿來不迎於館入不告於廟者則文之於出姜也不及也一殺於齊一大歸於齊舊典其可踰哉君之世子及卿大夫皆當親迎鄭世子忽逆婦於陳鍼子不以爲譏是世子親迎之證也楚公子圍告於莊共之廟逆於豐氏之祧是卿大夫親迎之證也故莒慶齊高固皆請於其君以自逆禮也程子以爲皆不親迎非然也諸侯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卿爲君逆稱女自逆稱字未嫁而卒不書歸寧曰來歸內致女曰致女外致女曰聘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於某大歸亦曰歸於某父母在曰歸寧沒則使卿寧也皆

禮經也禮之至微者莫如媵媵不書而有以繼事書者如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有以來媵書者如三國之媵宋伯姬是也天子一娶十二女三國媵之宋爲王者之後故得備十二女之數乎然姪娣一夫吾猶以爲非先王之制也天子諸侯嬪御唯左氏九女十二女爲得鄭康成謂羣妃御見之法女御八人當一夕九嬪九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汪堯峯曰人主之身非金石雖淫慾不道之君不至此曾是周公輔成王以此導之哉吾謂九嬪世婦女御與女職左右后妃以供事非進御於王者也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王制也春秋內城二十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氏城於冬者曰書時非是曰不時不時者病農事也書時者雖時亦書重勞民也亦有於冬而曰不時者不於冬而曰時者汪氏曰傳云龍見而戒事則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也水昏正而栽則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正當役民之時也曰至而畢則夏之十一月而周之春正月不宜興土功矣城築之事遍歷三月事畢而言之非獨指首月也正以久役而違先王三日之義故曰不時其曰書時者役猶未久也然猶曰不得已也莊公忘父讎而築臺者三是謂樂憂成築鹿囿貽築郿囿定築蛇淵囿一國而爲囿者三厲民不已甚哉史悉書之不敢諱也凡創立曰作改制曰新作易舊曰新自毀曰壞故壞曰毀已毀而更作曰立春秋有不當立者如立武宮殤宮是也有不可壞者如太室屋壞是也有不必毀者如毀泉臺是也而脩舊則不書如楚宮之作不見於

一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

平王棄豐鎬徙國東都號令不行諸侯僭竊越四十有九年爲魯隱公之元年入春秋其間禮樂征伐朝會聘問非復王朝之舊典矣史官載筆相沿爲例固無待桓文之變制也

朝者諸侯見天子而行臣禮也六經言朝禮詳矣而春秋獨言諸侯自相朝周官言朝覲宗遇詳矣而大行人邦交之禮獨言世相朝賈公彥曰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本襄元年知武子來聘傳曰小國朝之大國聘之之文竊以爲諸侯自相見不可言朝也故魯朝伯國諱之曰如先王之制伯子男之爲小國非臣於大國也伯子男之立既朝于天子又必徧朝

經是也魯舊有宮易名而新之曰楚宮故穆叔不謂其勦民而但憂其欲楚其實未嘗創立也皆以西周之舊法正當時之得失也

書有高宗肜日詩有大小變雅陳災異爲人君脩省之助春秋於災祲如告糴無麥苗無黍禾之類不絕書而書有年者僅二於天變如日食大雨雪震電大雨雪恒星不見星隕星孛隕霜不殺草隕霜殺菽雨雹雨螽隕石之類於地異如地震沙鹿崩梁山崩大水木冰無冰之類於人事如御廩雉門兩觀西宮亳社桓宮僖宮災及成周宣榭火陳宋災四國同災之類於物類如梅李實螟螽蝝蜚蠭多麋六鷁退飛鸜鵒來巢獲麟之類悉書於策皆西周成法歷世守之不敢踰越者也

方岳之列國將比年不得周是率小國諸侯而路也何以責三年之報政王者省方諸侯同盟方岳之下五服皆相見而又煩後此之朝乎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皆所以事天子也春秋列國不朝於天子矣滕薛以侯國而朝魯是媚隣以臣禮也穀伯綏鄧侯吾離以遠國來朝又不止同方嶽也而魯皆受之不報儼然天子自居也迨晉覇興而坐受天下之朝貢文襄且爲定制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子太叔猶以爲其令不煩悼公平邱之會定朝聘之數其後一歲不朝徵朝之使出矣再歲不朝問罪之師至矣又何怪申之會率天下諸侯朝於楚賊臣哉吾故以爲世相朝之說非周官原文也否亦指當時附庸之君朝於所屬之大國如孔子謂顓臾爲社稷之臣耳而註疏誤解之也然則東遷後之朝聘會同其名存其實亡也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春秋書伐者二百十有三大抵諸侯摟諸侯以相伐者也傳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小雅六月之詩云鉦人伐鼓晉語云趙盾伐宋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皆爲有鐘鼓之證侵與襲皆潛師而實不同侵有率與國者如齊桓侵蔡是也有用全師者如魯莊侵宋是也襲則猝然偏師掩取僅齊莊襲莒一見而已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皆陳者兵交之謂彼來而我應之兩軍相蹙如城濮之戰鞍之戰是也若敵未成列而我敗之如晉人敗秦師於殽

也或彼成列欲戰而我故緩之如曹劌之敗齊師於長勺也或敵雖成列猶未欲戰而我以詐誑之如越人之敗吳師於檇李也未嘗兵交出其不意皆未陳之例也克者勝敵之謂止鄭伯克段一見此克而彼大崩矣然不書戰不書段之敗績而創爲此文君臣之分非必盡如二君相敵聖人之特筆也春秋書滅國之慘甚矣而尤甚者莫如曰取某師敗之者威力兼備網羅掩覆一軍盡禽如宋皇瑗之取鄭師於雍邱鄭罕達取宋師於嵒是也晉伯已銷殺人無忌幾同於戰國始知伯者之有關於民命也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勝國者大師陷敵絶其社稷有其土地爲我所勝而有之之國也通以滅爲文獲大都得而弗有如狄人之於衛秦人之於滑鼠以入爲辭而已故又曰弗地曰入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又曰凡書取言易也而或以爲國稱滅邑稱取然春秋唯以難易爲辭其國邑非所論也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如虞師晉師滅夏陽吳滅州來是也不用師徒即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如宣取根牟成取鄆襄取郚是也或謂既書伐而又書取安見其不勞乎不知用師伐國而以餘力得邑則猶以爲易也如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是也或以爲諱魯之滅國故曰取不知滅項不諱此何以諱也且宋人取長葛齊人取濟西田徐人取舒書取邑取田不獨魯也或云諱其取故不稱公春秋魯史也但言取則魯取之可知矣猶項言滅則魯滅之可知矣然取國與滅國

終有異蓋脅爲附庸令其屬已如取須句根牟鄫邾之類非必盡夷其社稷也若夫君死曰滅大夫生死皆曰獲能左右之曰以環而攻之曰圍聚兵守之曰戍敵去而躡之曰追徙其人民曰遷脅而服之曰降民逃其上曰潰諸如此類不能悉舉皆東遷後相沿之史例也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賊害賢良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其曰肯曰壇曰侐曰正曰殘曰社皆各當其罪而春秋列國互爲併吞其名例多於古而肯壇六者無文大抵以侵伐爲營私作亂之謀也昭定以後欲求桓文而不可得焉春秋安得不作歟

義莫重於君臣禍莫大於弒逆傳於弒君者謂凡書君君無道書臣臣之罪說者以爲害義之甚而不知東遷後史官之例也弒君之賊本國太史書於策即以名告列國列國之史亦以名書如宋督晉趙盾齊崔杼楚公子比是也若行弒之意出於新君或新君有心庇賊而董狐南史不常有其赴於諸侯謂君無道國人殺之史氏因立稱人稱國之例以爲彼國弒其君彼國人弒其君書國書人一也無所主名之辭耳獲麟後二年續經之文也二十四年夏四月書齊陳恒執其君寘於舒州此記者之特筆執君爲恒弒君非恒而誰至六月書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不書陳恒則史官從告之文而記者因之也可知例出于史氏而非聖人定之矣

諸侯之史大夫書名臣道也其爲國人慕悅則以字與氏告

此東遷後之變例如蔡季自陳歸于蔡紀季以鄫入于齊齊仲孫來之類以其事爲賢否不係乎字與氏也有謂大夫賜氏稱公子公孫不知君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是繫也非氏也公孫之子不得言公曾孫以王父字爲氏因以爲族如叔牙稱公子其子茲稱公孫茲之子得臣乃爲叔孫叔者牙之字所謂孫以王父字爲氏也季友酅牙立叔孫氏可知僖公卽位俱立三家之後蓋友尚未卒卽賜其孫之氏世爲魯卿所謂生而賜氏也若夫公子公孫則繫耳夫何待於賜哉聘大夫特書名者如秦術楚椒吳札是也或以不書族爲貶則楚遷罷伐吳書族未知札子吳何罪罷于楚何功且椒以聘而貶而罷以伐而褒也說不可行矣弒君特稱名者四州吁無知公羊曰當國也穀梁曰弒而代之而齊商人亦當國而何以稱公子也其於宋督弒萬穀梁曰萬宋之卑者督爲太宰胡爲不稱族或曰未賜族也傳明有華父督南宮長萬之文非無族也殺大夫特書名者二得臣宜申是也或亦以爲貶也彼公子側成熊諸人固書繫書族矣何以于二子而獨去之也然則特稱名者之非貶可知矣或曰史氏之例凡殺大夫皆謂有罪書名何也曰從告也如衛殺孔達以悅於晉辭曰寡人有不令之臣達既伏罪矣敢告可知當時雖賢大夫之戮必文致其罪而史氏因以罪書名其出奔者則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而史臣因以出奔書名有但書殺大夫而不名者僖之篇宋殺其大夫莊之篇曹殺

其大夫文之篇宋殺其大夫史官有無罪不名人衆不名之例而聖人因其舊文據事直書或名或否無義例也杜氏謂聖人書法名卽有罪而於孔父仇牧荀息洩冶之死槩加貶斥則杜之謬也（春秋凡殺罪臣及討弒君之賊與殺忠良無異辭蓋不告於王當殺亦罪況不當殺乎此聖人之特筆也凡殺大夫三十二皆準此）

西周盛時諸侯有罪方伯奉命討之執而歸諸京師聽命於王無擅執之而歸者也傳曰凡諸侯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蓋强國諱其所以執之故而以不道於其民告人者衆辭以爲衆人討之爾書執稱人者二十五皆是也若聖人書執未有不惡之也謂恃兵力之衆如晉人之執虞公宋人之執鄭子爾執當其罪者惟晉屬

討曹負芻之弒君故稱晉侯然晉文執無罪之曹宣亦稱晉侯可知不以書爵爲褒矣其反國或書入或書歸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杜氏曰此條所以明內外之援辭順逆之辭遍君臣取國有家之例而有不盡合者如衛朔入國係諸侯納之何以不書歸國人方立黔牟未嘗逆朔何以書入也逆臣如孫林父叛臣如趙鞅皆書歸何以不書復入也蓋當時諸侯納朔自嫌抗王而托於國逆之例以告也晉臣黨於林父鞅不以爲大惡故不以復入告也失國復歸並書名史官之慎以有二君也有不名史氏詳畧之異也若以名爲有罪則勝子嬰齊被執何罪而書名以不名爲無罪則曹負芻有罪矣何

以不名也

天子之喪赴至遣上卿奔喪共弔賻器幣至送葬六服諸侯親赴京師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君不親往也弔遣大夫送葬遣卿諸侯之夫人弔遣士送葬遣大夫此弔喪會葬之禮經也春秋歷十有二王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遣使會之也平桓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而宣如齊奔惠之喪成如晉奔景之喪襄如楚奔康之喪昭如晉且奔少姜之喪史氏據事直書以及賵賻含襚之屬無一畧焉而周王之崩從無列侯入都門而執紼聖人之所傷也列國之喪亦多不循五月之制史於過期者書其緩不及者書其速不赴者不書亦有來赴而不書葬者如昭十四年莒子去疾卒則意如積憤而不會也大夫書卒不書葬亦有遣上卿葬外大夫者如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也

一魯史自相傳受之例　七則

春秋列國皆有史官而魯史尤著志本國之事則有臣子之道焉如諸侯各以其爵而內稱公諸侯皆稱卒而內稱薨不成喪不書葬會葬隣國曰葬某公皆國初相傳以至春秋無異也然世有升降執政有賢否史官或與爲俛仰而其尊君親上彰善癉惡之意自有存焉者

春秋魯史也大事無不書而不書者有三不告廟不書非君舉不書隱諱不書此史氏相傳之凡例也公行一百七十二而不書其至者九十七夫人之行十二而不書至者十有一此不告廟者也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郎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皆不書此非君舉而不書也善則歸君惡則歸己蓋言諱也若每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故諱惡爲禮無隱爲直兩者遍之亦史例也公羊乃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不諱然莊之篇公娶讎女大惡也何以不諱而諱成之來侵僖元年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辟難而出爲事之大既出而入則常事矣何以諱入而不諱孫公羊之說未安矣蓋諱之法不一端有隱約其辭者有辟諱其名者有全隱其事絶不見經者傳述史例曰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諸如此類皆隱約其辭也諱奔曰孫諱殺曰卒諱殺大夫曰刺諸如此類是辟諱其名也諱在外則不書其事如宣九年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諱之也成十年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魯人辱之而不書也他如文二年適晉不書昭十年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皆諱之也此全隱其事而不見經也雖於聖人之義有合有不合要皆魯史自相傳受之例也

馬氏辨例

史官多諱辭而魯史則終異於列國諱弒君非其志也詳見隱十

一年有所制而不得伸則諱之然大義亦自見焉公之薨於寫氏也討弒君於寫氏矣繼弒君而不行即位之禮者隱之也大書曰公即位則公無隱先君之心矣即其無隱先君之心而知其與聞乎弒也桓之薨於齊也莊不書即位隱之也而夫人忽孫於齊知夫人之與聞乎弒也子般之卒也公子慶父何以如齊閔公之薨也夫人姜氏何以孫慶父何以奔也則其卒其薨知姜氏與慶父爲之也子惡之卒也夫人姜氏歸於齊非弒何以大歸也季孫行父又何以如齊謀之於齊也宣公儼然即位而使公子遂逆女於齊不問而知公與遂以是知弒君雖諱而實未嘗諱也淫惡至文姜而極矣從母之命而忘其父至莊公而極矣史官於會禘會防諸臧跡歷書八事蓋君臯必書夫人一出一入必書援成例以著其惡而公及季孫以爲夫人會享其兄弟常事耳使悟其書姦有不如崔杼之殺太史乎魯史策書遺直猶存此其徵也

列國皆有史官他國之事苟非赴告莫知其故若傳聞所得即據而書之是列國無信史矣故會盟侵伐奔放弒殺死喪災異諸大事非其國告命即吾大夫親蒞其事亦有書有不書齊氏履謙以爲春秋不從赴告者謬也隱十年傳述史例曰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文十四年云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此赴告之例之大綱也故有雖告而

不以其實者。如文十四年晉人潛師夜起。敗秦師於令狐。而以戰告。史無由知其未陳也。有告之而異其文者。如宣十年齊崔杼出奔。而舉族以告。史無由書崔杼也。有全沒其事不以告者。如僖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於晉。殺懷公於高梁。而不書。文六年楚人滅蓼。臧文仲惜之。而不書。襄十年王叔奔晉而不書。皆未告故也。惟哀元年吳入越。不書。傳曰。吳不告慶。越不告敗。學者疑之。以爲夫差方爭伯中原。自喜其功。而置之不告。無是理也。不知經書越敗吳於檇李。吳子光卒。斯時吳告諸侯。謂越王殺其父。志在復讎。勾踐一日不殺。父讎一日不報。是以有立庭之呼也。一旦興師破越。入其國都。爲宰嚭所愚。而報讎之志頓隳。夫未入越而逸讎猶可說也。既入越而赦讎不可說也。苟誇入越之功。適貽忘讎之恥。故并入越而不告也。左氏與夫差同時。豈有不得其眞者而以此攻傳誤之甚也。若夫天王十二而不書崩者三。楚十二世而旅以前並不書卒。邾莒薛宿。間書其卒。鄧息申唐蔡六肥鼓之滅。皆不見經。諸侯侵伐會盟奔放諸事。有傳而無經。不能更僕。皆不告不書之例也。

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也。啓蟄。建寅之月。閉蟄。建亥之月。龍見。建巳之月。始殺。建酉之月也。蓋月分四時。時間之以閏。其節未必恒在其月。故四者以中氣言之。自此以迄來月三旬之內。皆爲祀限。故卯月猶可郊。而子月猶可烝也。禮不卜常祀。卜其牲日。而魯以郊爲

常祀。非禮也。不卜而郊。尤非禮也。蓋相沿而不自知其失也。郊望詳見僖三十一年凡設壇祈雨曰雩。用盛樂曰大雩。禮天子大雩帝。用盛樂。建巳六月。祭於天帝。遠爲百穀祈膏雨也。諸侯雩於封內山川。經稱大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者八。昭二十七年。七月上辛雩。季辛又雩。則旱甚也。雩而得雨。喜而志雩。雩不得雨。則書不雨。爲災書旱。雩常禮也。魯書大雩。則僭也。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魯以周公爲始祖。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太室卽世室。杜氏作太廟之室。公羊改太爲世。無庸也。羣公曰宮。則以謚名宮。如桓宮僖宮襄宮是也。禰廟曰新宮。若夫四時之常祭。礿祠烝嘗是也。經但言烝嘗而不言礿祠者。或曰采周公之典。裁約以爲文。非也。得禮則常祀不書。桓公八年之兩書烝。以瀆祀而書也。十四年之書乙亥嘗。以御廩災而書也。不然。十二公烝嘗多矣。豈獨此二年也哉。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傳曰。魯有禘樂。晉有禘祀。則僭禘不獨魯矣。魯儒托爲成王康周公。以自表異。乃作明堂位祭統。而其實不然也。先儒之論禘祫者曰。天子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趙東山謂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魯用天子禮樂。故以禘代祫。如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文二年大事于太廟。晉人亦曰寡君之未禘祀。此喪畢而第一禘也。自此而五年再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於太廟。宣八年。有事於太

廟定八年從事先公喪畢之第三禘此其徵也唯第二禘不見經以無他故則不書也說本東山又公羊以時祭時田爲常事書之不勝書必過禮而後書故書蒐狩與書嘗禘同攷魯僭郊禘自僖始而僭禘最先閔二年禘於莊公然但用於未入廟之主猶未全乎禘也至僖公以禘代祫用於太廟則眞禘矣嗣後大祫之日皆爲禘日魯遂有禘無祫而禘爲常祀夫子因史官之文特存二禘以志僭禘之始而不係於哀姜之致與不致也後凡書禘皆以常禮削之至文二年禘祭忽躋僖公此人倫之大變故書大事若曰舉大禮而大無禮如是乎若仲遂卒猶繹叔弓卒樂去此事變之小者故曰有事因事之大小爲文之詳畧也從祀先公其云順祀則正閔公僖公之位云祀先公則合已祧未祧之主

而禘不待言也其不明言禘者蓋無俟乎屢暴禘之名也故魯僭八佾但書初獻六羽而後此之書萬書籥其爲八佾可知也此兩書禘而後此之大事有事從祀之爲禘可知也仍不沒其實矣蓋魯史相傳而聖人筆削之者也或曰郊禘等耳何以屢言郊蓋舍郊無以屬辭也若云有事于上帝罪益彰矣且嫌混於大雩之祭故直曰郊也或又曰經云有事得非時祭乎不知經固大書已卯烝乙亥嘗矣未聞言有事也且時祭及於五廟不得專書太廟武宮也唯五年大禘之說終不見經意者魯有三年之禘而無五年之大禘殆猶僭祈穀之郊而未嘗僭日至之郊乎

春秋大國之卿書於策而小國無聞大國公侯之國也小國

伯子男之國也然曹伯爵鄭亦伯爵何以曹無大夫而鄭卿屢書泰亦伯爵何以大夫俱見於經滕薛侯爵也何以滕薛無大夫或曰強弱之分也先王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安有強弱之懸絶哉專以勢力兼併論而不論先王之封國夫豈尊王之義而抑知春秋之無王久矣史不得不因其勢力而詳畧之也鄭之强也始於莊公平王末年得不因其勢力而詳畧之也鄭之强也始於莊公平王末年敢於交質桓王初立敢於伐喪或合諸侯以離諸侯或聯諸侯以伐諸侯而交親於魯故宛歸祊田而鄭大夫見經自此始迫桓文興興楚爭鄭無虛日書名之大夫或執或殺矣鄭之同於大國非鄭之幸也秦自穆公始通中國齊桓已沒晉伯未興一置晉君使中國無霸而有霸自此而秦大夫之交於中國者常見於經若曹無大夫而公子首以戰鞍書公孫會以待放書邾莒無大夫而三叛人特書鄫世子巫以如晉書而滕薛自同於邾並屬於宋君會稱爵臣會稱人此歷世史文相傳夫子安能溯其封國之舊考其名氏而書之哉時會所流世風之變皆史官以爲例而聖人因之也

魯史諸侯嗣立先君未葬書名如子般卒子野卒是也既葬書子如子卒是也踰年稱公十二公皆同公羊著以爲例而左氏不言例者畧經所已明也微獨魯鄭衛皆然桓十一年鄭莊既葬而世子忽書名鄭伯爵公侯降名稱子則伯子男稱名可知也僖二十五年洮之盟衛侯稱子皆未踰年也當是時降服稱子以自通則主會者書子以告如宋襄陳共陳

懷是也不然則從其恆稱如宋共衞惠衞定是也而其時列國又有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之例如晉獻未葬而奚齊稱子既葬而卓稱君左氏屢著其例所以示失禮也元凱誤以列國例魯史又以列國例鄭衞故於子卒則曰魯人諱弒以未成君告不知傳言諱弒書卒非諱而書子也於鄭忽之奔謂鄭人賤之以名赴不知例應稱名非賤之而名也於衞成洮之盟謂降名以承父志不知喪自降名非爲承父志也僖九年傳曰公侯在喪稱子喪者三年之喪未踰年而稱子也杜氏曰在喪未葬也則既葬免喪則稱君矣不知此春秋之亂制鄭衞猶不其然魯史更可知也若諸侯書卒別於內也大夫書卒終其事也內女爲夫人書卒爲之服也許嫁書卒成其喪也王姬書卒主其婚也然以齊襄之婦而魯爲行服其何以慰薨車者之靈則魯之儗也若外則從告凡喪赴以往日者書往日平王之喪是也以來日者書來日靈王齊桓公靈公是也所赴而異日者再書之陳侯鮑是也不以時告者即告時書之僖四年冬晉殺太子至五年春來告即書春是也皆魯史自相傳受者也

一春秋覇國更定之例五則

聖人之重覇不得已也尊周攘楚不無小補然自此而禮樂征伐摠於覇國矣變周之舊章去周之典籍每一令行諸侯風從而史官因以爲成例魯史所書皆從覇國來告之文也

五霸桓公爲盛其所定之例高出晉之世霸不獨首倡伐楚之謀已也莫重於王世子之位而桓以外藩定之天下不敢搖國本也於世子殊會於宰孔不盟而晉則上盟王子虎於翟泉矣莫大於哀姜淫殺之罪而桓以至親誅之天下不敢有弒逆也而晉且爲臣之訴而執君矣侵伐不興大師大衆故史屢書齊人而晉則無役不連諸侯矣會盟不困小國故小國屬焉晉自文襄以後凡滕薛莒杞邾小邾皆奔命矣莊僖二公書如齊未嘗朝也而晉則魯衛皆屬國矣會于鄄進陳侯於衛上以尊三恪遂終春秋之世而晉則諸侯之進退任意爲之矣張氏溥謂桓所存者中外之大防桓所持者上下之大分有王者起必任之以方伯如唐虞之四岳成周之二伯焉雖揚之太過然跡其行事亦幾幾近之矣

自隱至僖凡會盟戰伐之大者皆諸侯主之然十世希不失矣自僖之末以至文宣則諸侯之恣而大夫之張也自宣之末以至襄昭則大夫之恣而諸侯之微也諸侯之權歸於霸國霸國之權主於大夫於是晉卿創爲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而公然會伯子男考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是侯伯之卿同命於天子爵不甚懸安得侯之卿同於伯之君也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是三卿爲察采其於上卿不過如論語所謂閭閭與言而已未聞輒以君禮事之且次國之君七命小國之君五命而大

國之卿三命。安得以三命之臣與七命五命之君比肩爲耦耶。然則春秋何以有是禮。天子之卿受田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晉僭天子之禮而晉卿亦自同於天子之卿。故謂可以當伯子男之君而諸侯之趨晉卿甚於晉君。而或執或廢。遂懸於霸國卿大夫之手矣。是故荀偃會鄭伯而傳曰爲夷故也。史例也。澶淵之會不書趙武尊公也。趙武德公故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詳見二十七年宋之盟本篇）曰書先晉晉有信也。此皆魯史承霸國之告命而變文以書也。夫子脩春秋以大夫不當先諸侯。則荀偃自居鄭伯下。宋之盟趙武先至會則會先趙武。史例則非史文。猶順用其文不用其例也。澶淵之會不爲刊正者存其文明著其失也。

西周諸侯無有弒立。或有之旋即伏法。如魯伯御弒其君懿公而自立。宣王即殺伯御是也。周官大司馬九伐之制。放弒其君則殘之。殘者非徒殺之。裂其肢體。如宋人之醢南宮萬。齊人之轘高渠彌之類也。大懿何至漏網哉。東遷後弒立之君。輒倚强國爲援。如魯桓弒立與鄭伯會於垂。盟於越。以固其位。然猶未定爲例也。故州吁兩會諸侯伐鄭。其殺也史不書君。迨晉覇興而定爲成例矣。弒立之君列于會。則諸侯不復討。觀成十六年曹人曰。若有罪君列諸會可見。此例行而宋鮑弒立。晉靈定之。衛林父逐君。晉悼定之而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

舊以大夫稱人爲貶。而以書名爲無貶。先儒謂桓文之覇。盟

有大夫但稱人以爲其國之人耳必世子始得次於小國之君大夫未張也自晉文翟泉之盟則列國大夫上干王子虎矣然猶未主諸侯自晉襄垂隴主士穀晉靈新城主趙盾始而晉大夫橫甚無怪定十年安甫之會君大夫並列矣據事直書其義自見何待稱人以貶哉若以稱人爲貶則隱桓以來外兵非君將皆稱人齊桓之覇伐宋伐鄭伐英氏皆人之其皆以爲貶乎殺之役謂以晉子主兵而稱人以貶則凡在喪出會盟而君書爵大夫書名皆褒也昭十一年厥憖之會大夫皆名是按兵不動坐視蔡大子爲讒而春秋猶褒其功也蓋君將稱爵大夫將稱名或稱人若君將或稱人則不以親將告如僖三十年圍鄭晉秦書人是也如稱人貶君復稱人貶大夫是上下混也被殺書名爲罪而會盟書名爲榮是褒貶亂也且以貶君者貶大夫是尊之也安見爲貶以大夫之叛君罔上豈一書人而足蔽其辜乎謂此成公二年以後之史例也晉郤克率四國七大夫戰於鞍齊人敗績自侈其功而大夫皆書名以榮之魯四卿並書曹公子首具列焉皆從前未有也是冬楚人盟十二國大夫於蜀列國之史置盟畏晉不敢張其事皆稱人自是遂有稱名爲褒稱人爲貶之例曰蜀之盟何以知非從楚告命之文也如從楚告蔡許二君必不以失位削之矣晉悼之季賊臣荀偃爲政士匄趙武士鞅繼之所定之例更爲謬戾當其意者雖小國之卿亦書其名而與之爲忤雖上國大夫不以名

告。左氏作傳。遂以爲翟泉以來。凡會列國大夫書人者。皆史例有意抑之而豈知成公以前何嘗有是哉

諸侯有會同侵伐之事王人序諸侯上畿內諸侯之卿序列國上大夫各序其班無越次也魯以周班後鄭遂有郎之師然其叙三國來戰仍以周班故傳曰先齊衛王爵也雖衰世而古道未盡泯矣自桓文主會覇主序諸侯之上而有子男序侯伯上男序子上者如同盟子幽許男先於滑伯伐楚以後恒先曹伯會淮則先于邢侯同盟蟲牢邾子先於杞伯同盟馬陵莒子邾子先於杞伯以後莒邾恒先於杞是也有世子序小國之君上者襄十年齊世子光序滕子薛伯之上十一年序莒子邾子之上傳以爲先至也蓋齊爲大國而每貳於晉故悼公因其先至而進之以說於齊也在喪稱子有居本班者有降其班者如蔡卬之會宋襄稱子在本班也會溫陳共稱子班鄭之下定四年陳懷稱子班鄭之上杜氏曰皆主會者所爲也諸侯之弟攝位受盟稱子衛序鄭之下則僖八年會踐土之叔武是也晉卿序齊宋上自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始也齊卿序宋卿上自襄二年戚之會齊崔杼始也然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王臣涖盟其載書有與會次不同者踐土之盟齊宋先也而載書則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名陵之會蔡先衛也而傳稱蔑宏告劉子乃先衛侯皆王臣以周班爲序也楚卿序諸國之上蔡卿序陳上泰卿序宋上則楚主夏盟而尊其所聘也於是而晉

伯息矣

一魯君臣私定之例五則

史官載筆時而受命君相而詳畧異焉鄭子產爲政薰隧之盟公孫黑強與之命太史書曰七子而不敢問故昭三年鄭殺黑以大夫書然則君相之意旨史官不得忤之也魯自強臣專國君如寄生史有承其命而書者有畏之而不敢書者無君而托爲尊君媚晉而時爲尊晉例益謬矣

大夫非君命不出竟而或書名或書人有當書名而不名者如高侯將南陽之甲以靖魯難而曰高子來盟魯人喜之也陳初聘魯而云陳侯使女叔來聘魯人嘉之也皆不書名也

天子之卿恒稱爵大夫書字皆不書名有不當名而名者如歸惠公仲子之賵而書宰咺王越禮而賵且緩而豫凶事故名其宰也桓篡立而天王不討又下聘焉故渠伯糾稱名或曰仍叔之子家父皆聘桓也何以不名曰宰任國政王有過舉則失其職宰冠六卿奉使下國則褻其尊魯史疾而名之若大夫奉命其職也無可責也顧以爲夫子褒貶而書字書名則又非也使女叔如宰咺之書名夫子何以知其字使宰咺如女叔之書字大子何以知其名也衛蒯聵出奔父逐之也如晉殺申生之例稱世子宜也鄭忽之奔弟篡之也何以不得書世子蓋突即位而不以世子告魯復黨突而仇忽故不謂世子也猶之曹爲赤篡羈立踰年而出奔不稱世子赤

不以告而魯史承之也。聲一人而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而
內卿可知也陽處父一人而或氏或不氏而外卿可知也春
秋於爵次名氏一仍舊史之文而已然則宋昭公之大夫俱
書官而不名或夫子之特筆乎曰亦史官之例也公子鮑上
結君祖母下交六卿公族以及國人盡殺大夫之忠於君者
書宋殺其大夫鮑殺之也而告於魯曰昭公無道殺大夫之
多也其告司馬之殺司城之奔亦猶是也於是華孫奉鮑之
命結援於魯襄仲陰附之而弒成矣昭弒之後四國伐宋而
魯獨不與知華孫之來有力也以官書者承告之文皆以暴
其君之無道而聖人因之則以見被罪者昭之臣而來盟者
鮑之黨也宋子哀出奔而不名亦猶是也

事非有關於天下一國之故則不書齊鄭朝王盛典也晉鄭
納王及晉文勤王大功也而皆不書非夫子削之也魯王之
義不明魯人以已不與而不書也鄭昭弒於渠彌子瑕殺於
齊襄子儀弒於傅瑕而史不之書魯黨於突以突爲君也雖
齊人之討賊大快人心亦不書也魯抗宋以納無虧無虧見
殺魯人恥之故無虧之殺孝之歸皆不書也叔仲彭生不從
襄仲之弒逆仲殺之而埋於馬矢之下是忠義之士也而史
不書亭林顧氏比之匹夫匹婦之自經而聖人削之何以孔
父仇牧之以節書也肇溪方氏謂聖人削之發後人之疑以
旌其忠則慶父何以不書卒於密而肇溪溺結何以不書其
卒也則又曰慶父出奔故赦亦出奔一請於齊一請於莒

何以散書卒於齊也又謂翬柔溺結皆隱之臣臣於桓爲其黨賊而削之而叔仲彭生又以其不黨賊而削之得毋自相背乎公子結於莊十九年始任使命未知其生於隱之世桓之世也桓弑隱時未知有公子結否及卒而追治其黨桓之罪不已苛乎先儒云春秋闕文於桓獨多正月不書王諸臣不書卒皆闕文也杜氏云彭生不卒史官畏遂不敢書也說皆不易而不必過求其義也成之篇齊侯伐北鄙取龍襄之篇季武子取卞昭之篇晉爲杞取成皆不書季孫不欲書也魯政主於季孫季不欲書孰則書之而學者以爲出於聖人之意則愈求愈遠而不得其說也

文宣失政權奸用事此後史例更謬文八年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於衡雍乙酉會雒戎盟于暴兩書公子遂傳曰珍之也蓋魯人不知其人而珍重之非聖人珍之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杜云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夫逆之者尊則夫人益尊豈有卑其逆者而夫人反尊乎此義甚頗而或以爲後人增之理或然也昭十四年晉免意如意如歸自晉傳曰尊晉罪已也號之盟叔孫豹去族傳曰違君命也季孫欲媚晉故平邱之歸去族以媚之若虢盟之君命乃季孫假之以令叔孫而叔孫不從因命史官去族以示違命之罰史氏承謬而不敢更也夫子作春

秋以爲史文非大經大法所係者。如兩書公子遂順文也於義無傷也上書季孫意如叔孫豹下但書意如豹省文也於辭無害也則從其文而已於豹無貶於遂無褒也

閔僖以前魯君主之文宣以後三桓主之而史聽命焉故夫人有不赴不祔而稱夫人薨葬小君者如僖公以夫人逆哀姜也魯人迎合僖意以桓殺之太過而大義昧矣其後成風敬嬴之卒並稱夫人君以爲夫人史安得不書夫人也猶之文十二年成太子來奔而公以諸侯逆之安得不書郯伯也有非卿而書獲者如公子友獲拏嘉獲之以張其功也外相如不書而齊鄭如紀書之者魯爲紀謀而紀告之也來不見公而亦書如介葛盧來公在會魯人喜能來達人先儒謂魯須稱慢彼淮夷來獻其琛即其事也是君主之而三家附和之也諱君國之恥史例也惟成十六年沙隨公不得見昭十三年平邱不與盟未嘗諱方望溪曰魯至成襄季孫威重過於君沙隨之役行父見執乎邱之役意如見執季孫之執不得不書也則公之不得見不與盟亦不敢諱也其說是也夫至於欲諱辱而不敢則其情苦矣或曰何弗并季孫之執諱之曰季氏方以代公之執爲忠而有功於魯史敢軼之乎非公命不書鄆庶其以邑來奔時公在晉而宿受之莒牟夷鄆黑肱以邑來奔公一在乾侯而意如受之安得有君命而史書於策者季孫重其地也不奉君命又文宣以後之史例也

吳楚徐越以號舉其恒稱也不從其恒稱而人之爵之則魯人爲之也夫豈聖人進之哉偉以前楚侵伐皆書荊而來聘獨稱人魯人以其有禮而人之非聖人謂其有禮也偉文以後楚日益強與晉抑主齊盟故列國之侵伐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君將則稱君卿大夫將稱人而楚亦同於列國焉其於會盟亦然自成二年戰於鞍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六年楚公子嬰齊伐鄭亦以名見吳自是列國之卿帥師悉書名而楚卿亦同蓋諸侯之視楚猶齊晉故魯史之記楚事亦同齊晉也徐勢未張吳越後起故常以號舉而徐爲齊取舒伐英氏五年會戚吳人與焉故稱人栢舉之戰敗楚救蔡故書爵皆魯人私喜之也入鄆之役使從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之例當稱爵然魯以齊晉視楚而吳則外之也使從楚嬰齊伐莒楚人入鄆之例當書人則疑於夫槩等帥師而君駐於栢舉也故既爵於前文後則仍其恒稱以號舉而已昭五年楚子率諸侯伐吳而越常壽過稱人重楚也重楚不得外越也黃池之會兩霸也兩霸不得不爵吳也吳楚徐越皆外裔也而於楚則內之三國則外之外之而或私喜之則稱人稱爵皆魯書其事則從其恒稱皆魯人私意也嗟乎楚強極矣晉日趨於弱使非吳爲之議其後則泗上十二國安能終春秋之世故栢舉入鄆謂有功於中原諸侯可也然則外吳而內楚夫豈聖人之意哉前半參用通論

讀左補義卷首

綱領下

讀傳者莫不曰左氏之傳史家之宗也馬得其奇班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有其一體皆赫然文名於後而抑知傳非文也傳聖人之經也文極其工正以發揚經義爲工傳非史也傳聖經之義也事極其備正以闡明經義爲備貌取而遺其神可乎綜其十有二善臚列於篇非敢謂已盡乎左氏也學者因是而類伸之則左氏之善有不能更僕者亦讀左者之一助也

一躬承聖教

劉子駿云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與親見詳畧不同也自漢迄隋無有異說集解序所謂受經於仲尼不其然乎至唐啖氏助趙氏匡據傳有不更庶長二官皆商君爵級二十之內以爲秦人在戰國之後不知二官秦先有之後增至二十非商君倡之也朱子據傳云虞不臘臘爲秦祭亦謂秦人說者援應劭風俗通義辨之又疑爲楚左史倚相之後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不獨楚爲然即以官爲姓當云左史氏如司馬司空之類不當舉左爲氏夫宣王時有左儒魯有左師展孔子弟子有左人郢安必其爲楚人乎蓋左氏春秋時人也其文雖汪洋奇變而不失三代渾穆之遺黃氏澤曰真春秋時文體全無戰國意思戰國書戰伐如所謂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擊等語皆左氏所無則項平甫所謂魏人王荊公所謂七國時人皆不攻自破矣趙氏汸猶以稱風稱魯頌商頌爲疑不知皆聖人編詩手定故記述孔子兩引國風孟子亦言魯頌爱經仲尼此其徵也太史公以爲魯人劉向別錄亦以爲魯人其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楚起授楊崇崇授鐘興興授徒申公授魯周子家貞子夏傳魏李克克傳子思子思傳孟子軻軻傳魯穆公公傳荀卿卿傳張蒼蒼傳北平侯張蒼傳洛陽賈誼誼傳河間獻王獻王傳毛萇萇傳趙人小毛公小毛公傳河間貫長卿長卿傳其子大毛公大毛公傳其子小貫公小貫公傳其子大貫公大貫公傳其子貫伯貫伯傳魯人謝曼卿曼卿傳其子清河張禹禹傳其子沛張游卿游卿傳其子張竦竦傳其子張敞敞傳其子張純純傳其子張奐奐傳其子張恭祖恭祖傳其子南郡張叔葉叔傳其子張仲遠仲遠傳其子張子並子並傳其子張子尚子尚傳其子張子南子南傳其子張子正子正傳其子張子祖子祖傳其子張子皮子皮傳其子張子叔子叔傳其子張子厚子厚傳其子張子真子真傳其子張子祖子祖

或曰續經二年門弟子爲之非也高弟雖多未見國史且二傳必共聞之何以俱止於獲麟竊以爲左氏續之也欲顯聖師之卒續經而爲之傳傳者釋經者也無經安得有傳哀公十七年以後家氏以爲卽明既卒其子孫續成之是也世掌國史述前人之事故王守溪氏以哀公後文頗不類竊意國語亦續傳者裒集以補內傳所未備故陸氏以內外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之筆也然則左氏魯史而得與於聖人之春秋猶師摯爲樂官而得與於正樂乎師摯未經執贄子門牆左氏安必入室而稱弟子故史公以爲魯君子而不入弟子之列傳也然未嘗不以師禮事吾夫子時相同必年相若共事斯經篤信之久卽以爲受經子仲尼可也左卽明恥之某爲然者也左氏安能得如此之詳非稟命于君安敢以國史示人非親炙之久信聖人安得如此之篤（說本師說）皆事理之確鑿可據者班固藝文志謂左卽明魯史官也是也（其云仲尼思存前聖人業以魯周公之後史官有法故與左卽明觀其史記則左氏爲魯史官可知）正樂必謀之樂官脩春秋必謀之史官史官欲成夫子之志請于君爲之猶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也（亦參黃氏）不然夫子安得而見國史且反魯後不過歲月間其成之能如是之速哉左氏之言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春秋雖經聖人之筆創而藏之太史氏人不能盡見故欲其君相宣布于國中使大義彰著爲萬世法信乎左氏之爲魯史而篤信聖經唯恐其不昭明于天下也

亦恥之。微斯人。其誰與歸。

一親見策書

史官紀事之體有二。曰策書。曰記載。策書者。提綱挈領。辭簡而該。諸侯以是告。卽以是書。而聖人有因乎史文者。有不從史文者。有刪去史文者。晉董狐書趙盾弑其君。齊太史執簡而書崔杼之弑。而經無異詞。則因乎史文者也。溫之會。晉侯名王而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甯殖謂其子曰。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叔孫昭子謂意如亦曰。子以出君成名。經乃爲自奔自拒之辭。則聖人自爲立義。不從史文者也。其餘多據策書之文而刪其禮之常者。事之不足爲法戒者。班叔皮所謂殺史見極乎。易正而是也。記載者。窮源竟委。辭繁而不殺。如周志晉乘鄭書楚書之類。與春秋之體。迥不相侔。杜預曰。仲尼皆承策爲經。謂但據策書而不雜以記載也。左氏親見當時策書而知聖經大義所在。因以列國記載之事詳敘於編。以闡其義。杜預所謂博采衆記是也。

一尊王重覇

左氏之義。首在尊王。尊王不得不重覇。而讀者據孟子而曰。聖人黜覇。夫以萬世之人心而論。則覇者當黜。以春秋時勢而論。則覇者當尊。尊覇之當黜也。爲其於仁義而假之。陽爲尊周室之名。陰遂其自私自利之實也。故孔子以爲器小。孟子以爲三王罪人。然假乎仁義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也。陽爲尊周室之名者。猶知周室之當尊也。嗟乎。東遷之後。天子之喪

求賻求金不能應至王室不能以喪赴天王帥諸侯以討寤生不朝之罪而射王中肩此時求一假仁假義以尊天子者其可得乎管受方物脩其職貢使袁周猶繫乎人心霸者之力也猶夏者楚也有霸以後止有一楚無霸以前秦晉齊宋皆楚也小國日就夷滅矣齊桓創霸存三亡國義聲震於天下而諸侯不敢肆自是晉文至惟世爲盟主博尊周惟小之美名不敢貪諸夏之尺土也愛小國之懇而時合諸侯以討之執之也雖楚之橫暴猶挫其鋒惴惴恐霸者之議其後不然旅何人斯肯存三國而不有哉逆襄王十七年宋之盟而南北分衡定七年鄢之盟而天下無霸於是七雄起小國滅而周鼎亦移然則桓文於三王爲罪人而視春秋之諸侯則

功臣也管仲於聖賢爲器小而視春秋之卿大夫則仁人也此孔子所以仁管仲而孟子亦稱桓公爲盛也

一寢兵息民

左氏叙戰具有六韜三略之奇故古來名將無不熟讀左氏杜征南軍典旁午取以自隨非無意也讀者幾疑其爲兵家者流此明人王長民陳錫元黎美周宋尚木諸君左氏兵法之所爲作也不知左氏之義不貴用兵而在寢兵不忍殘民而在息民於州吁則云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於宋殤公則云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於陳恒則云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去草焉以親仁善鄰爲寶以搆怨殘民爲惡與春秋無義戰之旨脗合故春秋猶爲近

古使當七國方以首功多者爲上將安得問斯言也故攘楚者霸者之烈也而以名陵爲盛服鄭者爭霸之事也而以三駕爲優蓋予其不嗜殺人也僖十九年宋襄求霸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而舉文王爲法吳師救陳延州來季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何罪爲遂退師以爲其名此眞當時所未有傳兩書之爲春秋之法信乎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止戈爲武不殺爲仁蓋寢兵息民春秋之志也則

一羽翼六經二則

自三易行而龜卜之說微而傳曰筮短龜長自周易行而連山歸藏之制廢而左氏猶存三易之說自王弼註易而京房焦贛蜀才虞翻之說俱微左氏則占主三易而兼用雜占之辭於引書可知古文尚書之爲後出於有窮滅夏而知史遷夏紀之踈於命胤以唐誥命魯以伯禽而知周書之未備於引詩可知鄭風二十一篇絶無淫女之謔浪於朝廟典章可知武王周公之大禮大樂未盡抎於春秋傳且爲功於羣經所謂五經之餘派而古聖人之羽翮也

周衰禮廢聖人作春秋以維之傳之發明經義者皆所以維周禮也由制壞矣傳述夫子之言曰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而知稅畝田賦之爲厚斂也軍制壞矣傳載晉初一軍繼爲三軍五軍六行而州兵而崇卒齊爲先驅中驅貳廣駟乘楚爲左廣右廣鄭爲先偏後伍宋爲鶴鵝魯史則深惡三家不能守周公之典而知

邱甲作軍舍軍之爲亂法也講武之田不時矣傳曰農隙以講事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而知大蒐大閱之非時制也朝覲之禮不行矣傳曰非天子不稽首朝以正班爵之位帥長幼之序諸侯覺於朝會加一等公當饗卿當燕而知朝於王所雖出入三覲猶非禮也九伐之法不振矣傳曰以王命討不庭諸侯敵王所愾則賜以彤弓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諸侯不相遺俘而知擅興擾伐者之非道也司徒之封疆廢矣傳曰天子一圻列國一同以降而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溝塗相限不使戎車是利而知取田歸田疆田之非制也十二荒政不修矣傳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而知告糴之爲末務也司爟之禁不修矣傳言出火納火不得其節則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水火交而致火宋占星而爲火備鄭修德而不復火而知成周宣榭火及內外災之由於人道也大行人之邦交不明矣傳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七姓從王王賜之騂旂之盟而知春秋之書會書盟皆非古也宗伯之典不著矣傳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有取於楚昭若晉祀夏郊亦有禘祀魯以禘樂賓祭宋以桑林饗賓而知吉禘卜郊之非禮也馮相保章之職不修矣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履端於始序則不愆攝提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言置閏也三辰有災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又曰伐鼓於朝用幣於社言救日也而歸其要於慎政一曰

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而知日食星變之務修省也五禮六樂之教不明矣傳載周公之辭形鹽衆仲之論舞佾甯武不拜彤弓穆叔三拜鹿鳴以及子太叔憂平仲周伶秦醫之徒皆暢言其所得傳備錄之而知凡變禮易樂者之必誅也他如力役則非時而書雖時亦書馬政則日中而出日入而入氷政則北陸藏氷西陸頒氷諸如此類不能悉數其有功於周禮者大也

一表裏論語

聖人之心法具見於論語而左氏無不與之表裏微獨桓之正文之謚景之無稱武子之愚武仲要君之類班班可考也而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三致意焉然後知禮讓之可與爲國備揭小人之情狀然後可與知言變患之來以天爲斷不屑屑與小人爭得失然後可與知命治人必先立本用民必先教民而書戰敗則不盡其情本之節愛敬信時使以論政治本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品隲人物孔子志在東周世莫之宗春秋所由作也凡低回於周之德三代之治如季札如韓起鄶俟如祝鮀猶必備錄其文蓋無一不以聖人之心爲心也或謂左氏熟習史事以求合於論語則又不然於弗狃之叛無名孔子之文於齊景公無君君臣臣之對不載太宰之問後世因不知其爲吳爲宋不載南子請見後人因誤爲南蒯於陳無絕糧事於宋無向魋欲殺事於齊無歸女樂事其他遺漏不可勝計而七十子之附見者落落如晨星誠以

春秋者天子之事論語者一家之書例不同而文亦別也

一屬辭比事

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者聚合其上文下文之辭比事者連比其相類相反之事孔氏以會同褒貶分言之非也左氏本此義以作傳如周鄭交質大書王崩又曰王未葬也觀其屬辭而知取麥取禾皆生伐天子之喪也晉悼服鄭而驕楚共臨沒而悔趙武之新政倫爲屈建之新政敏肅此於比事而知楚强晉弱之故也若夫經之屬辭比事顯然可見者傳每舍其大而論其細如天王歸賵不言賵惠賵仲子之非以屬辭已明而但以緩急爲非禮也澶淵之會不以不討蔡般弑君爲非以比事已明而但譏其無歸也若一傳之中彼此相形而得失見一人之事前後相絜而是非昭晉楚俱用夾寫傷楚强之由於晉衰也魯鄭每爲並敘傷季孫之不如鄭臣也抉盛衰之關立事爲之矩莫不舉一例餘而旁通四達桓與文相比襄靈厲悼與桓文相比而升降可見伯未興之前與有伯相比有伯之後與無伯相比而世變可知條理燦著脉絡貫通觸處皆屬辭比事之旨也

一文緩旨遠

東萊呂氏曰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而意獨至唯左傳爲然卽杜氏所謂其文緩其旨遠也蘇籀雙溪集載張嘉父以春秋義問東坡東坡云惟卽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不敢輕論也此深知左氏

之用心得其文緩旨遠之趣張氏本此作通訓一書必有先得我心者惜乎未之見也蓋左氏之傳或長篇而餘情自永或隻字而函蓋無遺有似刺而實褒者如洩冶之傳引詩之類是也有似褒而實刺者如宋之盟虢之會是也有補經所未備者如曲沃兼翼晉鄭納王之類是也有略經所已明者如北杏諸會皆不敘列國之類是也前有綱領後有歸宿各爲數十年之始終（各見本篇）而必舉義精仁熟之言以爲圭臬其尤要者則在無文之文如齊人之弑商人由公子元而通篇絕不言元宋人弑杵臼由公子鮑而通篇絕不言鮑而元與鮑已隱躍於字句之間諸如此類其可以輕心掉之乎蓋奉二百四十二年之經而疏之導之一以貫之使人悠然會其旨皆所謂其文緩其旨遠而不肯盡言者也

一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故其辭多恕

或曰左氏論人多溢美之辭故范氏以爲誣昌黎以爲浮夸其信然乎曰溢美之辭蓋述史官之意也第就其行事之迹而不論其從來之心但執其偏端之是而不求其錯見之謬如鄭莊之入許以爲有禮而不計其利許之心也楚莊入陳予其存國而忘其置二兇之惡也諸侯朝聘往來昏禮納幣逆女之類俱謂之禮蓋當時以玉帛相見爲禮而以干戈相接爲禍故文九年傳大書曰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身爲國史史例所在從而述之其於聖經之義兩不相與也安得盡以義法求之

一言有不驗事有未詳故其說非誣三則

或曰左氏之億中未必可信而其記載安必其可據乎三良殉死知秦之不復東征乃至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季札聞齊風謂國未可量而齊篡於田氏聞鄭風以爲先亡而鄭後獲麟一百四年滅於韓虩之會公孫揮以國弱齊惡爲名憂而二子無憂昭四年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先亡而滕滅於宋王偃於諸姬最後衞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衞至秦二世始廢蓋歷四百二十六年也魯三家至戰國無聞知已滅也而云季氏亡則魯不昌若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而傳不能知其人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宣公昭二十七年邾快來奔傳不能舉其事莊二十六年經自爲經傳自爲傳獲麟後二年往往無傳予謂有其不驗可以知其驗者之非無據也

所知者之非妄也有其不能盡知可以知其

左氏好言前知然其爲前知者不外見乎筮龜動乎四體二語亭林顧氏曰天文五行之學愈疎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其他則筮龜而已言筮不過貞悔互變之象言龜不過雨霽蒙驛之常則其所謂前知者非猶後世穿鑿之論也且城濮之戰其兆在邲

可知楚成子玉卜吉而凶也衛侯將過五氏卜之龜焦而卒
受齊邑是又卜凶而吉也史多載其驗者不載其不驗者而
說者以爲事後之附會夫自漢以來卜筮奇中者多矣而春
秋卜筮獨不許其一中乎

左氏之論事往往歸之天道後儒多議之夫王曰天王亦曰
天子則天命天討天若付之矣周之盛也天監在茲上帝臨
汝君卽天也及其衰也莒伯凡伯家父之徒作詩呼天非呼
天也呼君也東遷以後雅詩旣亡無贊天之謀格天之事而
亦無能呼天以入告者人事日益微而天事有權天方授楚
致毒中原天將興晉遂爲世霸皆天之靡周德也他如陳氏
纂齊兆先伏於桓靈季孫竊魯已見於莊僖凡當時之言

星言卜言筮言夢率多奇中而揆諸福善禍淫之天道有不
爽者有甚爽者晉霸之衰也卿大夫營殖私家共於當爲之
事多援天以遂其媮惰甚而般之弒父虔之弒君拱手以待
天誅陳蔡復由需之天數則居天位而食天祿者何爲乎故
春秋之世有天事而無人事也其實闇劣如魯昭卽無季孫
何必不奔昏庸如齊景卽無陳氏何必不亂亦人事耳否則
晨門沮溺之見高出聖人矣豈其然哉義叔欲支天而賊臣
殺之聖人欲回天而列國沮之迨三蠶疊見西狩獲麟聖人
告終之兆也故經以獲麟終而續經以孔子卒止嗚呼春秋
之天亂世之天也天之爲亂世之天者春秋之君相爲之也
左氏傳以天爲樞紐其大旨如此

一小疵而大醇

左氏受經於仲尼仲尼也春秋夫子晚年之筆夫子既卒左氏乃爲作傳非一字一句而承聖訓爲之也其於大者不謬矣而學問之小疵詞旨之失當不能免也子產聖人以爲惠人其將卒告子太叔之言大非聖人居上以寬爲本之旨此誤採鄭書而失之者許僖以爲而縛卿壁賴子亦以爲面縛此誤採楚書而未經刪去者魯哀姜與聞乎弒齊桓討之而傳以爲已甚宋元公葬厚葬之僭修仲幾不能將順葬如先君而傳以爲有禮黃池之會吳語云吳公先歃則淫名去也而傳猶據吾乘之文下背上曰叛上背下亦曰叛如王叔王孫蘇是也背盟主曰叛背蠻夷亦曰叛如諸小國舍楚歸晉皆曰叛楚是也一字不愼大義有乖如此類者不一皆失之也亦有左氏本未嘗誤而簡編湮滅劉歆裴補葺之而失者韓之戰穆姬登臺以請而晉君朝以入婦子歹以死數語古本俱無以稱公子爲稱族稱族爲尊君命以去公子爲舍族以舍族爲尊夫人史墨豢龍之說與范甸相左鸜鵒之謠絕不類西周氣象而其文俱工使人有魚目混珠之憾至韓魏多嘉予之詞趙鞅多隱約之語或其子孫當七國之世避禍而潤飾之未可知也然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後之言春秋者不能出其範圍其立論與聖人實相待契豈可以一節之疵而疑其全體之粹哉

一闡幽而微顯

文中子謂三傳作春秋散退之贈盧仝詩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知不讀公穀猶可以意逆之不讀左氏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蓋經有無待傳而明者屬辭比事無不可見其槩也若州蒲之弒自成九年伐鄭之後樂書並不見經至十八年忽書晉人弒君微傳安知弒君之爲書也鄭伯如會卒於鄆微傳安知爲賻弒也楚子麇以疾卒微傳安知其爲圍弒也他如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微傳則相傳爲佞人也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微傳則或以爲自媒也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微傳則且以爲導淫也定四年吳入郢微傳則以爲掘平王之墓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目而且辱及昭王之母也家氏鉉翁曰讀左氏不爲此書後之人意乎故左氏傳爲聖學之階梯實全經之羣鑰

讀左補義綱領終

讀左補義卷之一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埭　埴　校

春秋左氏傳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論史記次春秋去其煩重以制義法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論各安其志失其真故成左氏春秋杜氏經傳集解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典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敎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卽皆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左邱明

先經始事事始閨門即刪詩首關雎之義

受經于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鄭漁仲曰昭二年韓起來聘見魯春秋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氏習于春秋悼公使之傅其太子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周之典禮不存惟魯春秋爲列國所重此在夫子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此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馬貴與曰三傳所載經文左氏爲優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

隱公一 孔疏云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之子母聲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周書謚法隱拂不成曰隱魯侯爵據臣子言之故謂之公

傳 **惠公元妃孟子** 杜解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孔疏元始也長也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類是也妃匹也○妃芳非反 **孟子卒** 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呂記志惠公之無適

桓之寵在母爲夫人此兩母兩子平平叙去忽于仲子透出夫人二字却作閒筆借筆點出正是隱桓二傳伏筆領筆也

也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呂記志隱公之爲次正也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 孔疏石經古文虞作𠬝魯作表手文容有似之者按仲子手有魯字文宋武愛之曰是當爲魯夫人史記索隱謂有魯夫人文非也呂記志仲子之歸實後聲子所以貴寵者惠公非其道也按宋今河南商邱縣魯今山東曲阜縣 **生桓公而惠公薨** 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爲太子帥國人奉之爲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呂記志惠無子桓之命奉之者乃在隱公也

仲子有文在其手季友亦有文在其手桓則躬蹈弒逆季則世擅國命其所謂瑞乃天之降孽於魯者也故傳首揭此以爲鑒或謂左氏好言嘉瑞又謂三家子孫飾言皆非也 古者諸侯無再娶之禮孟子爲適夫人則聲子仲子

皆妾也且繼室以聲子攝內政則隱爲庶長矣桓母安能貴桓安能以母貴乃宋武以祥瑞之故寵異之而公亦求援大國故宋以夫人歸公以夫人娶觀後歸賵不及聲子知已聞於王也當時諸侯妻在猶再娶如衛莊公齊桓公鄭文公皆是母爲夫人子不爲太子乎然非禮矣惠公志在立桓而不以告廟者以桓尚少耳左氏逐一清出蔽罪惠公正亂本也

經 己未元年春王正月杜解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孔疏凡盟必割牛耳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司盟之官比面讀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槃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此天子會諸侯使聚盟之禮也按春秋列國私相盟誓始此蓋盟非所貴而彼善於此有之胡傳言之詳矣邾魯附庸國曹姓今山東鄒縣蔑魯地今泗水縣東有姑蔑故城○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得儁曰克孔疏云戰勝其師得其雄儁者鄭國姬姓宣王母弟友之後朱子詩傳鄭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武公得虢鄶之地乃徙其封是爲新鄭按今河南新鄭縣鄢鄭地今鄢陵縣○音偃○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孔疏宰官咺名也仲子惠公之妾婦人無謚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衆妾不合繫夫當以字配姓其聲子戴嬀有謚皆越禮也○咺吁阮反賵撫鳳反○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按此參盟之始宿小國風姓今山東東平州東○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按此王臣私交之始來者來至魯也公曰來奔穀曰來朝並非今河南開封府東北有祭伯城○祭側界反傳祭仲同○公子益師卒

傳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杜解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不書于策補注蘇氏曰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卿大夫奉攝主于西階南面攝主謂娣姪之子次當立者故隱公亦攝主也人君即位之始年曰元年此史氏之成法非大義所寓也何休云必天子然後改元說者因謂開卷元年便見諸侯

周字可括諸儒春王正月考等書一攝字直揭隱公十一年心跡

之僭愚按春秋魯史非天子之史也以魯爲主而王朝列國之事因告附見故君稱公國稱我皆本國臣子之辭三代王者特重正朔而無年號春秋大書正朔明天子一統之尊自記元年識本國一君之事何氏所云秦漢以下之史非所語于三代列國之史也魯史曰春正月夫子增王字尊王之大義也傳加一周字以發明聖人尊王之義王周二字連讀後世皇唐皇宋皆本此春爲周春正爲周正子月一陽始生可以爲正即可以爲春其義甚明何休之黜周王魯及胡氏之夏時冠周月蔡氏之改歲不改月皆可以此一字正之　穀梁氏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又謂隱之讓爲成父之惡黃楚望曰先君之失禮再娶非臣子所當議也公攝位以俟桓長得事之宜或曰非父命也隱即有之亦正也曰非也以仲子爲夫人即欲立桓爲太子父之志即父之命也隱如自立則必言乃父之非禮黜仲子而乘桓尚得爲人子乎故隱之讓德先儒方諸伯夷其不行即位之禮自居於攝以明終當讓桓乃所以爲賢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杜解儀父名也按釋詁云及與也穀梁曰內志乎事先者而亦曰及者以奬王室王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其後儀父服事齊桓命以爲邾子）故爲蔑之盟

附庸之君當稱字貴之非謂此盟之善而應稱名者特稱字以貴之也諸儒以胡傳例稱字爲是左氏貴之爲非誤

邾子克也自注一句左氏慣用之法有注于事先者提筆也有注于中間者前後關鍵也注于後者逼醋歸宿也

師大衆也城人役也而非公命豈以其攝而藐視之歟傳爲寫氏之禍伏筆

申侯召犬戎陷京師弑幽王鄭桓公死爲申亦鄭之讎也而平既舅氏恩深武亦岳翁情重戎申戍甫掘

矣。

夏四月、費伯（魯大夫。費如字）帥師城郎。（魯邑按今山東魚臺縣東北有郎城西南有費亭）

不書。非公命也。

按費、郎、極、地皆接壤。城郎。爲明年入極張本。周禮史官有大史、內史、外史、小史之屬。春秋魯史也。左氏獲覩十四國史書。而於魯加詳。其有當時記載。未登策書者。錯舉識之。以明魯史不書之故。前後事蹟。無甚關係者。畧之。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按申國姜姓今河南南陽縣北有故申城）生莊公、及共叔段。（杜解）段奔共故曰共叔按共國今爲輝縣）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按寤生之說不一史記鄭世家云寤生生之難疑痛極昏絕生而驚寤也正字通寤同遷逆也則改字矣）愛共叔段。（呂記婦人之情不可理詰）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

突與有力焉雖傳無此意而詩云孝子不匱抱恨豈獨寤生汪雨亭曰撇武入莊及字與首初字呼應志字最重三段於公口中連說不義明知其不義而聽其自及其志便不可問

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附注帝王世紀以西虢爲仲羅泌國名記亦謂虢仲封西虢叔封東疏乃謂叔爲西虢仲爲東虢誤也吳仁傑曰傳稱虢仲者即仲後稱虢叔者即叔後按西虢後爲晉滅此東虢爲鄭滅制一名虎牢今河南汜水縣西東虢國在縣東）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京鄭邑按今河南滎陽縣東南有京縣故城天子諸侯之弟有稱太叔者如大叔帶大叔儀之類曰京城外之也即此見其失教或謂故侈其名驕之非也）祭仲（鄭大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大都不得過百雉疏云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按稱姜氏不以爲母也曰焉辟若姜推而納諸阱）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測義滋多也蔓延也）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

上面多少蓄勢逼出可矣二字蹶然而起

先後兩愛字極相關考叔愛其母能愛及莊公之母公愛其母不能愛母之所愛純孝所以獨稱考叔

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踣也。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鄭邑。按今在河南延津縣北。子封公子呂也曰。可矣。朱解言今可除之。厚將得衆。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林解不義之人。不爲衆所親暱。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或意兩將字爲疑獄。不知不義不暱。襲鄭之謀。必有人發之。而子封伐京。居然拒戰。猶云反狀未形乎。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按魯史恒法。當書鄭伯之弟段出奔共。今與秦鍼陳黃宋辰不同。杜謂夫子改舊文以示義。是也。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補注書弟

下段寫母子上十分渲染倍見于兄弟上十分冷淡本一意到底而傳以釋經作橫峰隔斷其實上三層是順寫鄭志下一段是逆寫鄭志正寫其失教也方知姜氏及段皆賓而克段之鄭伯爲一篇之主

汪云兩叙賦詩太和洋溢

則疑于佞夫。書公子。則疑于禦寇。按人臣而如二君。用大師勝之。見段之叛逆。經不言帥師。言克則有師矣。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于殺。難言其奔。按經不言殺。則段之奔可見。附注難如字。遂寘姜氏于城潁。鄭地。按今河南臨潁縣西北。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按今登封縣有潁谷。蓋段在則全體皆昏。段去則天良漸朗。悔不特存于心。且形于口。觀下聞之可見。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補正爾雅云肉謂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語助。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闕其月反。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洩洩。舒散也。按賦詩者。喜極歌詠。不必

另是一番境界作者亦筆墨飛舞

確指何詩大隧四語左氏極力形容其母子如初也毛象來曰羊世反遂爲母子如初春秋盟誓口血未乾而剸刃矣獨於母子之間必黃泉之言是踐何敢於悖義而不敢於悖義也考叔曰吾姑使吾君母子如初而已隧而相見可也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纘箋孝子篤于愛親又能以已之孝感人之孝是能錫爾類也詩之所謂惟考叔足以當之往解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後皆倣此

鄭伯克段之獄或以爲故予大邑隕之于死未免深文或以爲善全兄弟聽其出走未免失出惟左氏罪其失教洵得春秋之義非爲段寬也段之叛逆人所共見鄭伯之志隱矣故鄭志二字是主腦首黜母子三人不重姜氏釀亂見莊公與段同胞何忍疾視其不義而致之死已隱射到志字請制引號叔爲鑒以爲生死之機問不容髮利段所以死設也於兄弟之情猶未盡泯魏氷叔謂提出死字使母嫌疑不欲者非也姜猶不省爲之請京段甫入京凡舉動深中莊之所忌而克段之志已決故二子三諫極張皇而莊三答極冷淡是鄭莊有死其弟之志也及反謀已露曰可矣從前積忿盡洩後來隱禍俱銷先發制人別無他議云公聞其期夫人將啟想見京城內外夫人左右皆密布私人動靜消息莊必知之穀梁罪其處心積慮夫豈誣之乎子封伐京而莊以一軍邀其去路難之者難乎其出奔也四面皆兵投生無地段雖困獸猶鬬克之者已無緩追逸敵之心矣段是日出走莊即于是日逼母出宮而已俟諸城潁單車輦至白髮顓然毫不怵心生無相見遂字

遙接出奔十九字作一氣讀而莊于是乎如其志或云上一截是克段下一截爲寘母總以姜氏始終不知左氏釋經者也經但言克段而已母子如初而段不敢歸母不敢請兄弟已不能如初也試思考叔之于公公之于姜及段孰親而叔能以一言悟主公乃不能積誠以悟母婉轉以訓弟且純孝如考叔其調停母子曲至而公不能使爲段傅令其多方開悟設法補救以至于融融洩洩傳特爲教字作一樣子而鄭伯失教之罪乃無可辭或云段非可教然則將不教而誅之乎或曰祭仲子封三論是歟非歟引詩言爾類以見諸臣皆莊公之類從無失教之言但有翦除之策皆有媿于純孝之封人也爾爾公也類兼二子也

前段叙事後即斷即解已括大意下乃詳言之開文家無數法門馮天閑曰兩事雙提而論有詳畧於仲子前有五字後亦三字于惠公前只一字後却整排數十字變化不測

有一字滲漏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杜解）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公羊曰車馬曰賵按春秋書宰渠伯糾宰周公及宰咺皆冢宰也疏以爲宰夫非是（方氏旨解）咺斥名謂孔子貶之非也使舊史如仍叔以行次書宰周公以爵書孔子無從得其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疏謂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先儒非之多援顧命爲據或又疑成王崩於乙丑距癸酉康王即位僅九日五服豈能畢至愚謂康王九日即位而畿甸之諸侯集可知天子葬期七月而同軌畢至也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疏云昭三十年傳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疏云踰月通死月亦三月也按同位言同爲大夫者外姻謂他國有婚姻之好者故雜記有大夫士赴於他國之君之禮此同位外姻原兼他國言之若大夫士有官守則大夫遣陪臣士遣僕隸贈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稱弔生不及哀按杜解既葬則縗麻除諒闇終喪司馬公王伯厚皆辨其妄附注云杜於晉議

注云非禮也賵收

太子之服應既葬除服援此傳文及鄭伯辭享景王晏樂爲證今考傳弔生不及哀言惠公薨久今來賵不及哀哭方盛之時耳至如子產爲鄭伯辭享直云免喪聽命傳亦但言葬伯爲既葬而除也叔向譏景王明言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乃謂譏晏樂而不譏除服可乎益顯其謬古人不諱凶事豫凶事非禮也仲子在而說者多疑傳妄朱子曰古人不諱凶事如國君即位爲椑之類援此椑音闢棺也

傳謂天王賵惠公兼及仲子仲子固未卒也未卒而賵似非人情然當時非禮之禮原有不可意測者諸侯再娶强國自矜依附故仲子得聞于天王時將改葬惠公故賵惠而加禮于仲子也夫車馬非殉葬之物不過爲葬時儀文身後之榮耳故大夫有生而賜謚夫人有生而歸賵皆寵異之過禮衰世之事也且惟仲子尚在故二年之卒越三年而考宮適當除喪之後諸經無不合也或曰周魯隔遠

傳聞之誤謂仲子薨豈唁入魯境而不之察耶或曰如云兼賵兼賻當云惠公及仲子僖公及成風此何以不言及惠公死者也仲子生者也死不可以及生也僖公子也成風母也子不可以及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施也如曰歸惠公夫人仲子之賵止見賵仲子而不見惠公之賵也成風已稱夫人如歸禰曰夫人成風不見爲僖之母也本隨以春秋大義言之微特仲子爲妾王不當賵筆即隱公之立未嘗請命于王天討不加而反賵其先君故賵惠賵仲子交失之魯史深惡其事以一緩一急爲言若曰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天王崩武氏求賻作斷案仲子未卒天子命賵改葬惠公天子七月而葬一段已爲三年

衛桓親會。而天王之崩葬未聞。如京師哭臨遣使加賻。同軌之義謂何。比事以觀。嗣後王不書葬。不必有傳矣。讀者毋以一傳止釋一經也。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杜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補注陳氏謂左氏所紀。其不見于經者。皆夫子所削。旣非經旨。亦失傳意。按春秋紀異。有不爲災。而聖經之義。不係此也。）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宋邑。按今河南柘縣。）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據下傳宋人伐喪。大無禮也。而公亟於求成。宜其見侮而以大夫應命也。魯人恥之。故不書公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測義衆哭曰臨。）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孔疏有宋師是報黃之敗。公將兵禦宋。委楚事于大子。故有闕。按黃氏澤謂傳見惠公在時。桓已稱大子。非也。傳見隱公立奉桓爲大子也。）桓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孔疏諸侯會葬。非禮也。按衛國。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今河南淇縣。）改葬惠公。公不爲喪主者。以桓爲大子。當主喪。蓋爲前傳攝字證也。衛桓會葬。以公非大子。不主喪。無以相見成禮。故不見公。蓋爲公不臨喪證也。皆所以明隱讓之實。公但不爲喪主耳。至葬事則竭力經營。否則不必改葬矣。或譏其畧者。謬也。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共叔段之子。出奔衛。（按賤者奔不書。彼國亦不告也。）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爾注傳見鄭爲卿士。私役王師。非王命不書。）虢師（虢西

中點太子二字是承隱公立而奉之來

衛黨公孫而伐鄭。鄭役王師而報伐請邾鼻魯層折

頗多俱以簡筆出之結云非公命早爲鍾巫之兆馮云請師于邾通篇轉捩

號國也按今河南陝州補注畿內封國與王師同伐衛南鄙請師于邾按使邾邀魯邾子使私于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邾地按今山東費縣西南不書非公命也

叔段奔共共衛邑閔二年狄入衛傳云益之以共滕之民即此毛氏條貫以爲鄭邑謬也段奔于衛故其子滑亦奔衛衛桓遭州吁之寵幾致奪嫡乃入公孫滑之言爲叛兄之段報讎伐鄭又何怪他日州吁率數十亡命入國乎鄭欲報衛結邾邾欲附鄭牽魯兵聯禍結皆衛桓啟之請師非禮也請于公復私于豫公不許而豫遂行固豫之逆命亦公之無刑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史官載筆君爲重故君不臨喪賓不見公帥師非公命興作不出于公史皆不書非聖人不書也若史書於策則聖人莫知其不見公非公命矣至三家專政大夫之命即公命而悉書于册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畿內諸侯不知有王列國所以無王也諸侯無王大夫所以無公也三書非公命而此曰非王命權之下移由來漸矣

衆父卒公子益師字衆音終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

不與小斂見公恩誼之薄按公穀皆以日月爲例而左氏

僅一見于此比事觀之猶未合也左氏熟知史例間有以臆度舊史之意失之者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杜解）潛魯地近戎按戎今山東曹縣故戎城此書會之始○夏五月莒人入向（孔疏）莒國已姓譜云嬴姓少昊之後杜云向小國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按將卑者非君親將也師少故不稱師杜又云或稱師或稱人史異辭也按此入國之始莒今山東莒州向今江南懷遠縣西○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極附庸國按今山東魚臺縣西有極亭此大夫專兵之始）○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魯地按今山東魚臺縣東）○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按隱公姊妹）○紀子帛莒子盟于密（按此外相盟之始密莒邑山東昌邑縣）○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趙傳子氏仲子也何以知之由三年喪畢考宮告祭也按杜曰桓母也蓋隱以桓爲惠之大子其母之薨以夫人告廟赴諸侯也然猶不敢反哭祔姑盡同于嫡何以見不反哭也于不書葬知之何以見不祔姑也于考宮知之魯秉周禮此其徵也）○鄭人伐衛（凡師有鐘鼓曰伐按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宮或問桓十六年冬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則向爲魯邑明矣然卒爲莒取○音旋）

莒子娶于向邑大夫以兵入向取向姜還未嘗有其地也發明書入不書滅之義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費伯也庈音琴）勝之

庈父城郎早已窺極意極爲莒之與國報其入向之怨歟自此極不見經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按程子云君迎於其所館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

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其說是也哀公問言冕而親迎亦迎於所館耳若文王之親迎爲世子時也韓侯之親迎入覲而至蹶里也皆不得爲此此卿爲君逆得其常禮以後此國亡君去而塟於雝國可闕也故其逆其歸皆書之猶七年之書紀叔姬之歸也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陳編〕杜云子帛裂繻之字名與字[illegible]豈有鑿空撰此字耶

杜氏曰莒魯有隙紀侯既昏于魯故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史稱字嘉之也趙木納曰終隱及桓無東鄙之侵子帛之功也愚按紀爲魯平莒故爲密之盟諸儒俱謂大夫不先諸侯杜氏比之內臣似牽合意莒來盟者亦大夫耳當云紀子帛莒人盟于密子字或人字之譌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杜解〕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廩延之取鄭報之伐其南鄙未得志也因牽邾魯之師然邾以小國魯無公命但爲翼之盟而散至此鄭人聲罪伐之呂氏曰於伐國見無王之罪于討滑見不怠之怒

經　辛酉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解〕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崩太子洩父早卒孫林立是爲桓王○夏四月辛卯君氏卒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于其母〔日抄〕公穀作尹不免改經文○秋武氏子來求賻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故不稱使魯不共王喪致令有求經旨文以示不敬〔毛傳〕武氏天子大夫武氏以名來而其子行之猶仍叔之子也賻助喪之物按此來求之始○音附○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元年大夫盟于宿故來赴以名〔經筌〕外諸侯書卒從赴也赴曰卒謙辭也○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來告故書按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齊國姜姓太公望之後今山東臨淄縣石門齊地今長清縣○癸未葬宋穆公魯使大夫會葬故書

聲子也一頓猶云此隱公母也爲公故稱君氏亦爲仲子故禮皆闕爲仲子爲桓也公一段苦衷如見

傳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周太史所記是壬戌而魯書庚戌從赴也史官以赴書於策聖人安得改之不書葬魯不會葬知天下諸侯之不會葬也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

杜解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寢二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按孔疏大意赴於同盟即不祔亦稱夫人薨如子氏是也薨書夫人葬可書小君然不反哭則不書葬我小君故仲子不稱小君反哭書葬而不赴不祔不稱夫人葬亦不稱小君如定姒是也三禮皆闕如君氏與孟子是也祔姑謂適祔於嫡祖姑妾則祔妾祖姑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按言不書其姓而曰君氏爲公故也杜云曰君氏以別凡媵妾

趙東山曰仲子再娶稱夫人而聲子書子氏卒既無以異於衆娣姪且嫌於適夫人之不成喪者如姒氏孟子而名實亂矣禮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女君之黨服此攝女君之明文也女君稱小君攝女君稱君氏 或曰氏猶姓也蘇氏曰詩云母氏聖善又曰伯氏吹壎禮曰汰哉叔氏又曰哭於賜氏皆非姓也金仁山謂氏猶家也詩曰母氏劬勞然則將謂母家劬勞耶諸侯稱其母曰君詩刺衛宣姜曰我以爲君君小君也母也蒯聵稱母亦曰君母君氏卒猶云母氏卒耳不言母而言君既不稱夫人以其攝元妃內政故以君尊之不言子氏元妃爲孟子其娣姪爲子姓可知也 孟子定姒不稱夫人不書薨或葬或

補出武公見鄭伯世篤忠貞莊可不復專任鄭伯按今陝西寶雞縣有虢國城鄭平王卿士君臣之分凜然

林西仲曰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輔王貳于虢西虢公王欲分政于虢不怨皆從心上看出爲下不按杜謂取蓋斐戔之云取以爲牧圃川以薄明周正周鄭由中立案非麥熟禾成之候也溫今河南溫縣成周今洛陽縣

汪云信不由中一語斷定以下只用反筆透寫

史雪汀曰四語板對郎是鄭尾順接

不葬所以著季孫脅君之惡君氏不書夫人不書葬所以著隱公讓國之賢

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輔王貳于虢西虢公王欲分政于虢不復專任鄭伯按今陝西寶雞縣有虢國城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類曰平王卿士君臣之分凜然平王子狐質于鄭鄭莊公子忽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之毛蘋蘩蕰藻之菜蘋大萍也蘩皤蒿也蕰藻也藻聚藻也蘊紉粉反積也溝瀆行潦之水溝汙水行流潦音老可薦于鬼

曰恕曰信總歸結到禮字禮達而分定何必質一禮子一部春秋之綱

江云已收結馬周質又用引證作掉風神蕩漾通體貫處皆靈

神可羞于王公也羞進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義取忠厚也洞酌義取于不嫌海物明有忠信之行雖行葦義取忠厚也洞酌義取于不嫌海物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天王未葬嗣君傑然哀經而諸侯稱兵肆掠取麥取禾此天下大變中主所必誅者況鄭爲卿士當爲天子治喪而乃悍然伐之乎斯時告喪之使徧天下而齊與鄭盟魯會宋葬曾無一外臣入而唁弔且至挺戈京邑更何有天子諸侯此後便緊接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比事讀之齊桓晉文烏可以不興鄭　春秋惡交質而君臣交質尤爲奇變王政雖衰何至於是故傳專咎平王而鄭不足責也

王曰無之四字畏首畏尾舍却交質無可明心君臣之名分久置矣安得不言二國澗溪四語已含下引風雅然俱西周之詩以見周室盛時雖蘋蘩筐筥行葦泂酌皆可使諸侯承祭天子燕賓何等忠信慈惠今故宮黍離世變已極溫麥周禾徒供太息耳兩相映照傳有餘愾焉　平王之世中外帖然至桓王嗣立而其勢大難矣楚橫于南晉亂于北秦據其西戎狄復竊發魯宋衛篡弒疊見而鄭莊又跋扈于王畿肘腋之間結魯盟齊黨宋聯賊臣爲一氣而陰與王室抗至繻葛之戰而天地傾矣春秋可無作乎陳止齋曰春秋托始于隱公實托始于桓王其說是也蓋前此平王當大有可爲之勢而知母忘父反讎爲恩其受

宋著穆公之諫國一意翻作兩樽俱從先君轉出見立殤萬無游移正形容其讓之決也

病在大本不立頹惰五十餘年以致日朘月削至交質而陵夷極矣桓王從此而不禮鄭而伐鄭寤生從此而伐喪而敗王師周之衰鄭爲之桓王之不振平致之此篇其發明春秋托始于桓王之意歟　僖二十七年齊孝公卒公有齊怨不廢喪紀傳以爲禮也杜云喪紀者弔賻之數是于鄰國猶然況天子而待其求且求之而不應乎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杜解穆公兄宣公也）舍與夷（宣公子即殤公）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按愷悌之言出于至性使人油然生孝弟之心）對曰羣臣願奉馮（穆公子莊公音憑）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

結段竟若不知有華督事何也與夷荷祿穆公本意如此夾雜便非

注云叙穆公却贊宣公作結與篇內數先君字照耀生動

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爲功我若不賢是廢之按不爲一已之名而爲先君之德尤見至公之心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殷禮有兄弟相及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按引詩言與夷固荷此百祿而深惜其不然（私考）馮與夷皆非美德縱使立馮與夷亦必不靖失在不知鄭莊奸雄使馮居其國

左傳開卷識讓國兩人一魯隱一宋穆隱爲桓所弒恐于心跡未明或有以致之故于不書即位不臨喪仲子聲子之卒逐一清出以著讓國之誠宣與穆各成其讓而與夷與馮化讓爲爭或穆之讓處稍有依回則亦有以啟之故于屬殤公事寫得極詳明以著讓國之決稱宣爲知人非表宣也正以表穆之賢耳論者必窮亂本歸獄二公過矣

華督弒君傳于孔父不下斷語細讀此傳孔父受命明知衆心不屬生死以之其忠類荀息而無斯言之玷者也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杜解）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按今山東長清縣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孔疏）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

鄭莊挾馮以讎宋因滑以讎衛且以交質之故陰欲抗王也非黨強齊不足以勝之故齊僖俟于境內而莊急赴焉杜云既盟而遇大風車覆于濟水之旁見鄭伯冒險遠出幾危其身而不顧陳止齋曰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杜解）齊太子也太子居東宮之妹曰莊姜（孔疏）衛莊

鄭重提出莊姜即鄭重點出桓公突起公子州吁氣燄逼姜母子有寵好兵一篇主腦

提句照六順六逆俱就大槩說突接將立州吁急轉階禍將上下面字字收拾州吁身上

馮云夫寵忽用反接宕開象上起下

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莊姜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爲大子早死故僖立也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乳疏陳國嬀姓虞舜之後按今河南陳州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厲戴皆謚桓雖爲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按先儒謂莊姜地位儘高可方后妃而傳中未盡表章不知莊姜賢行已見于詩綠衣燕燕諸篇故點賦碩人一語若曰其詳已見衛風耳于戴嬀亦然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衛大夫七畧反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按自由也四者邪心所由起而寵祿之過又爲四者所由起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按莊公明知吁不可立碏言克其邪心勢必立以爲君乃能安靜是反抉語故急轉正意或譏石碏失言非也欲與大叔子封可以折鄭莊而欲立夷齊里克不以嘗晉獻立言因因乎其人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降其身則必恨恨則

六階之爲禍是實發以下又從大槩說未方承禍字加一速字使之猛省篇中步步着緊却筆筆空靈

思亂不能自安自重眕之忍反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附注小加大以班位上下言之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按著此四字知石碏未嘗不以義方教其子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弒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

此篇明桓公所以立州吁不敢肆惡之故蓋母夫人調護于內賢宰輔捍衛于外而亂臣賊子竊發無因不然吁之及何待遲之十六年之久哉上段惡之下段乃老爲通篇眉目惡之者不止嫉其人惡其有寵好兵將有篡奪之事也桓公一日不立石碏一日不請老明寫石碏之諫而莊

姜維持于內可知且碏之諫語語注著桓公又若爲莊姜惡之作左券一以見兩人保護之功一以見兩人先見之明也此時儲位未定嬖寵睥睨碏名爲諫寵州吁其實欲公使子完早正位東宮耳故以將立州吁一縱隨以階禍折轉驕奢淫泆適以啟其邪心邪心者弑兄篡立之心也夫寵以下是邪字注脚又分別六逆六順將孽子怙寵嗣子孤危嬖妾席尊夫人失位皆在其中並未提出桓公無字不射到桓上結出桓立乃老隱然與母夫人始終保全大子也按史記桓公立絀州吁想石碏與有謀焉吁既絀故石子可以安心退老後此死灰復燃碏與姜皆不及料也

經 壬戌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杜解）書取言易也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經筌）牟婁卒爲莒有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又爲魯有也按杞國姒姓夏之後今河南杞縣牟婁杞邑今山東諸城縣有婁鄉城此伐國取邑之始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孔疏）不稱公子史文有詳畧（毛傳）史原有徒名之例按此書弑之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此書遇之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陳國今河南陳州蔡國姬姓叔度之後今上蔡新蔡二縣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魯大夫（本義）宋殤居喪而與魯兩伐鄭喪禮廢矣按此大夫會伐之始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按州吁兩會諸侯伐鄭則已列于會矣而殺州吁史不書爵蓋此時無霸無所謂一列于會則不復討之例也杜以爲未列于會故不稱君誤濮陳地○音卜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傳 桓王元年 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

據經宋公是主州吁爲賓物必自腐而後蛆生非宋欲去馮吁安得中之筆筆寫吁之善謀正筆筆著宋之首惡衆仲一對全神注在宋公觀下文宋公乞師可見馮云以兩夫州吁提起作對中間又夾

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陳傳言所以書遇）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聞衛亂即不尋盟且簡其會禮同入亂賊之地果何爲耶蓋宋素黨吁以助吁者要魯也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杜解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謂宋公子馮）君爲主敝邑以賦（附注兵賦也）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陳傳言經所以不書圍）公問于衆仲（魯大夫衆音終）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縕益所以亂棼扶云反）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

一夫字便滅去排偶之迹

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州吁弑君列國不聞問罪之師而宋殤首與之會伐鄭由鄭欲納馮州吁以此投其欲也傳提清此旨發明聖人罪宋之義又補叙陳蔡見助之故爲首爲從罪狀分明州吁書弑于前不必復斥于後而衆仲再斥州吁何也曰即以斥三國也州吁爲賊便見三國皆黨賊之人公不言賊之當討而但卜其成知清之遇已與宋謀將必乞師于魯故極言其無成以逆折公與成其亂之意兵猶火之喻隱與好戰之宋殤相照見其言不可從也

乞師是吁而轉托却從遇清來

徐退谷曰以伐鄭起以敗鄭結見州吁欲以亂成爲上下篇過脉

經書殺吁自以吁爲主碏却將厚爲引線即從厚發機而吁乃應手而斃末段以較重殺厚致急點惡州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陳傳見外乞師不書惟晉特書之）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公子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按宋魯黨吁而督與翬效尤而起）

黨惡也。專兵也。強君不義也。一疾字該之。然書翬帥師。而疾之義自見。非因疾之而去其公子也。與無駭溺挾同。（程子謂再叙四國重言其罪以傳再伐爲妄按經始伐在夏再伐在秋初伐時但圍鄭東門五日耳能至秋耶程說非也）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林解桓公尚存未應有謚蓋左氏追書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補正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請衛人自臨討之）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奴侯反）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或曰。使陳桓而如齊惠。碏將若之何。予謂首云未能和其民。便爲誅吁主腦。蓋未和之故。不特踴躍用兵。民怨入髓。亦公行弑逆。衆憤所歸。紿之入陳。碏復以忠義感激。使人人有討賊之志。萬一陳不能從。併力拒守。別立嗣君。必不使其再入。此碏之運籌于萬全也。吁甫離衛境。使已間道先入陳都。云衛國褊小。明示以衛國臣民。皆爲我用。又云此二人者。明示以通國仇之。必不肯爲其臣子。想見衆志

吁三字連大義滅親亦收入惡吁中而碏之爲純臣正不徒在滅親也賓主極分明

魏水叔曰細細商量腸寸斷矣

禁之不可腸斷何言稍存惻怛必爲所窺

唐錫周曰三使字風馳電掣

成城便足脅制陳人不爲呼用矣夫子書衛人殺州吁以
表衛國臣民討賊之心以蓄石碏至公無私之美口于濮
則陳人之功亦著矣石厚問定君想見石子家庭間不露
聲色故畫策而深信不疑王覲爲可晉武得此四字便已
收拾故翼此亂賊之常法可以使其子之信二月弒君九
月授首一紙誅亂不必傾國之師大義滅親獨劍入倫之
局傳以純臣許之而孫諸老猶以書于濮爲譏遠地責衛
之臣子豈通論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
也

討賊聖人所予也賊討自應立君傳曰衆也明其爲衆人
所欲立然立于衆人而不立于王則悖也衛人既誅州吁
當告于王即以諸子當立者請而後奉王命立之名正義
順矣春秋列國諸侯之立無不告于同盟亦自必告于王
然既立而告猶弗告也故賊未討而立君如宋殤之弒馮
立晉靈之弒黑臀立是也賊既討而立君如宋閔之弒鄫
說立是也史官悉書于册夫子槩從刪去特書衛人立晉
之文以見諸侯放恣擅自置立習爲固然若曰諸國立君
不過如衛人立晉而已